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興 登 堡 自 傳

(四)

興 登 堡 著

魏 以 新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興登堡自傳

(三)

合卷
新編

世界名著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傳自堡登興
 册四
 Aus Meinem Leben
 究必印翻有所權返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初版

原著者 Von Hindenburg

譯述者 魏以新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西線攻擊問題

一九一八年之計劃與希望

讀者看到我結束本書前卷的嚴重敘述，大約要向我提出這個問題：如果用一次最後大舉決戰，使戰事有個順利的結束，我相信有個怎樣的希望。

我在這個回答中要離去政治的觀點，純就軍人的立場說話，最先講我們各同盟國的情形：
奧匈聯邦因為俄國和羅馬利亞的軍事失勢以及意大利的沈重敗績，我相信它在軍事方面的負擔，要大大減輕，在戰場上忍受現在的戰事狀況，不致叫多瑙帝國為難。我以為保加利亞絕對能够在馬其頓抵抗協約軍隊，而且現在還在對俄對羅的保軍，不久即可完全調到馬其頓應用，越發容易支持。土耳其因為俄國的崩潰，在小亞細亞也充分減去了負擔。照我所能斷定的，它因此有

了足够的兵力，可以大大加強它在美索不達迷亞和敘利亞的軍隊。

因此，照我的觀察，我們同盟國是否能夠繼續堅守，除它們善良意志以外，只看爲實行它們任務而有的充分戰具，應用得是否合宜爲斷。除堅守以外我不向它們要求什麼。我們自己要在西方努力求個決戰。爲求一個這樣的決戰，我們現在要得到我們在東方的軍隊，自由使用，或者我們希望至少在較好時季來到以前，可以得到它們，自由使用。以這支兵力的幫助，我們可以在西方創造個數量的優勢。在全部戰時期中，在我們某某陣線上，第一次德國的優勢這自然沒有三年多以來英國和法國，用以衝擊我們西線，徒勞無功的那個優勢大。我們東方的兵力，尤其不能與敵人在砲隊和飛機隊方面的巨大優勢相等。但是無論如何，我們現在可以在西線任何點上，聯合一個巨大的勢力，去衝破敵人的陣地，不致使本線其他部分陷於危險。

但是在這種爲我們比較順利的數目比例之下，在西方決定攻擊，也不是容易單簡的事。我們是否能夠有個大結果，總還是有不少的躊躇。照着敵人直到如今攻擊戰的經過和結果，我誠然不能找着去攻擊的勇氣。敵人用他數量的優勢，用他幾百萬榴彈和迫擊砲彈，最後用那巨大的人的

犧牲，結果得到什麼呢？幾公里深度的地方的獲得，是幾個月努力的結果。我們是防禦者，自然也受了重大的損失；但是我們應該假定攻擊者的損失還要超過我們，只是用那所謂材料戰爭，我們絕不能達到一個勝利的目的。要實行這樣的作戰，我們既沒有兵力也沒有時間。因為那還有全副精力的美國，可以逐漸出現在戰場上的那一剎那，越過越近了。如果到了那時候，我們的潛艇不能使在海上運輸大批兵士和其需要品的事業成爲問題，那我們的形勢就要變嚴重了。

現在最切近的問題，是什麼可以引誘我們，有一次或幾次澈底勝利——這是我們敵人直到如今都未成功的——希望。這回答是容易說的，但是難得解釋；用「信任」兩字已經說完了。不是信任某種幸運，信任模糊不定的希望，更不是信任數目和表面的強度；但是那種主將以之送他隊伍到敵人礮火中去的信任，深信他們將忍受最嚴重的事，並且把似乎不可能的事變爲可能。那是我們在一九一六年和一九一七年，把我們西線置在一種異常巨大，幾乎超人的壓迫之下，以便在他處實行攻擊時，在我心中的同樣信任，那是叫我們敢於用少數制止，或許甚至擊敗各戰場上敵軍優勢的同樣信任。

如果有了必需的兵數，我以為無論何處都不缺乏做好事業的意志。我十分覺得，軍隊希望從防禦戰爭的困難和壓迫中走出來。我知道，德國「家兔」——我們最激烈的對敵之一，英國人，嘲笑我們是家兔，以為可以「從曠野趕到地洞裏」去——要變成德國的男子漢，頂着頭盔，帶着他那全腔巨大的怒氣，從壕溝裏升起來，以便在向前衝鋒之中，結束幾年來防禦戰爭的痛苦。

但是除此以外，我相信由攻擊的呼聲，還可以期待較大較遠的結果。我們國內的人，對於時代的困難，對於我們戰事的無希望，對於戰事結束，除開在暴力判決宣告之下降服外，不能再有別樣的方式，都陷於沈思與過慮之中，我希望我們頭幾仗得到勝利，把他們振作起來。發光的指揮刀升上去了，也要把人心帶着一起，情形總是這樣；難道這次不是如此嗎？而且我在這方面的希望，還飛馳到祖國邊境以外。在德國作戰大勝的巨大印象之下，我想到在受苦受難的奧匈聯邦的戰鬪精神的復活，想到保加利亞一切政治和人民希望的完全發焰，甚至想到在那遙遠的土耳其境內堅守意志的加強。

我怎樣敢放棄我對於我們事業成功的鐵石信仰，在我祖國和我良心之前，對我皇上介紹繳

械的事呢？「繳械」實在如是！我們敵人的要求要到這種程度，那是沒有疑感的。如果我們一落到退讓的陡斜道路上，如果我們兵力嚴肅的緊張一停止，假若我們不預先打癱敵人的膀臂和意志，那麼除開一個恐怖結局外，再不能看到一個別樣的結局。我們在一九一七年是這樣希望，後來也這樣實行了。我們總是只有兩條路：或者奮鬥到勝利，或者降服至於自身不保。敵人除想我們降服外，曾有別的意思嗎？從來就沒有一種別的聲音闖到我們耳鼓裏。如果某處實在有一種承認議和的聲音在響，那它就沒有通過敵方政治家與我當中的大氣中。

照我的確信，我們有了必需的兵力和必需的作戰精神，可以去找一個最後的決戰。我們應該決定，怎樣並且在什麼地方去決戰。就大概說，「怎樣」可以用這話去解釋：在所謂材料戰爭中，應避免不能前進的現象。我們必須企求一個大的，如果可能時，還要企求一個襲擊。如果我們不能在一擊之下，把敵人的抵抗置於崩潰，就應該在別處敵人反抗線上，接踵這第一次打擊為繼續的打擊，一直達到我們最後的目的為止。

完全衝破敵人陣線自然是浮在我眼前的原始作戰理想，這個衝破要給我們打開那自由作

戰的門。這道門應該在阿拉斯—喀姆布來—聖昆丁—拉·費爾(La Fere)線上打開。那攻擊正面的選擇並未受政治觀點的影響。我們要在那塊攻擊，並不是因為英國人在這個攻擊地域與我們對峙。我自然總是把英國看做敵人反抗的主要支柱，但是同時我也明白，那損害我們國家生存到消滅程度的意志，在法國至少和英國一樣強烈地被主張着。

我們是否先向法國，抑先向英國攻擊，在軍事關係上也沒有幾大的意義。英國人在戰鬪中無疑地不及他戰友靈敏。他們不懂得迅速支配那變化的形勢。他們的工作太機械。他們直到如今在攻擊中表示了這種缺點，我相信他們在防禦中大概也不至於兩樣。這些現象在每個熟悉士兵教育的人看來，都是十分自然的。它們的原因在於缺乏一種適當的平時訓練。幾年的戰爭也不能完全賠償這種欠缺的準備。英國人缺少的戰鬪敏捷，至少有一部分，可以用他那堅守任務與目的的韌性去賠償，在攻擊中如是，在防禦中亦如是。英國隊伍的價值都不相同。精銳軍隊來自殖民地，這種現象大約由於該處人民多半是農民的原故。

法國人作戰，平均比他聯盟者英國要靈敏些。但是他在防禦中的韌性，不及英國人多。我們軍

官和兵士把法國砲隊看做他們最危險的敵人，反之，法國步兵，卻不大受他們尊敬。但是在這種關係上，法國軍隊也因他們補充地點的不同而有差異。

雖然在英法戰場上的會同命令，好像有些鬆懈，但是一定要算着，每個協約國在另一國危難情形中，都可以迅速去救援。因為法國政治受英人意志的支配，再根據直到如今作戰的經驗，我以為法國人的行爲比英國人迅速，而且不顧一切，是自然的事。

英國軍隊自從福郎登戰役以來，直到我們決定攻擊時，還是特別集中在它那從海岸一直延展到聖昆丁南部地方陣線的北翼上，甚是強大。又一個比較弱小的隊伍，似乎在喀姆布來戰役之後，仍留在該作戰區域。此外，英國兵力的分配看起來是很平均的；喀姆布來集團軍南面的各陣地，顯現得守備最少。英國在我們這城邊戰線的突入弧，因為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我們的迎擊，只是還看得出來罷了，但是那足以充分表示，可以從東北方使用一個——像軍人所說的——戰術鉗子。我們要用一把這樣的鉗子，夾碎那塊的英國兵。但是英國兵力的分配，到我們開始攻擊時，實際上是否仍像所述情形存在，殊為疑問。這項事與我們能否遮掩我們攻擊意向大有關係。一個

意義重大的問題！我們所有的經驗本來都顯示着這種可能性，甚至連或然性都可疑惑。敵人對我們西線，一切巨大突破試驗的準備，直到如今，我們自己大都在正式戰爭開始以前，老早就認識出來了。甚至敵人攻擊的兩翼擴張到那塊，我們都幾乎能够照例確定。敵人幾月之久的活動從沒有逃脫我們偵察飛機的眼睛。但是我們地上偵察，也進化成了一種特別精細的感覺，可以知道敵方任何變動。敵人看到隱瞞那伸展的準備工作與隊伍聚集，顯然是不可能，所以他們在大戰時，故意放棄襲擊試驗。雖然如此，我以為仍須特別注重襲擊。自然這種企圖，在若干限度內，要放棄詳細的技術準備。至於放棄到什麼程度，應該讓我們下級軍官和我們隊伍的戰術感覺去決定。

但是我們的攻擊戰，不但需要物質的準備，而且也需要戰術的訓練。正和一年前為防禦一樣，現在為攻擊也規立新原則，並且印成總括的教範分發。因為信任軍隊的精神，所以攻擊的重點置在單薄的散兵線上，這種散兵線因有機關槍可以大量應用，直接伴着野戰礮兵和戰鬥飛機，變成了高度的火力。這種單薄的步兵線，自然必須有一種強烈的攻擊意志浸透着，然後才能攻擊。因此，我們完全放棄那種巨大羣堆的戰術，個人在這種戰術下，靠着戰友身體的保護得到攻擊力，一

種我們在東線從敵人方面如何極充分認識的，有時在西線也往往在我們面前出現的戰術。

一九一八年敵人報紙向世界宣告，說德國要密集衝鋒，這種說法的功用，大約第一在滿足好奇心，復次，大約也要多數報紙的讀者，對於戰事的敘述比較清楚，對於發生的事變更易了解。但是我們應該從那裏找人來實行這種密集戰術，做這種密集犧牲呢？除此以外，我們也有了充分的經驗；每逢我們割麥的人，拿着戰場上的新式長柄鐮刀——機關槍，能够從事血液收穫時，那人程站得愈密，他的成績愈大，許多可貴的兵力，大都在我們戰線前毫無益處他倒下去。

這些多關於我們作戰經驗精神，少關於我們作戰經驗技術的說話，足做我們攻擊原則的大體表示。自然德國步兵現在也負有戰鬥的困難。他的姊妹兵也都有一樣很榮譽的損失重大的責務，即減輕勇敢槍兵的工作。

目前西方大決戰的困難，十分重大，我們是很重視的。它給我們以當然的義務：爲了這項流血事業，把我們在其他任何戰場上能够節省下來的可用隊伍，統統都調了來。

我們政治和經濟狀況的現勢與將來的發展，給這種實行以各種困難，每每須我親自去干涉。

我要說明這重要問題的關係，並且從東方開始：

十二月十五日在俄國戰線簽休戰約。我們看到俄軍分崩了，早已把我們戰鬪隊伍的大部份從那塊開始運走。但是還有幾個能够運動和作戰的師團的一部，應該留在那裏，等到與俄羅斯和羅馬尼亞在政治上有最後決算時才撤退。

如果一九一八年在東方響了和平之鐘，自然絕對適合我們在軍事方面的希望。代替和平鐘聲，從議和地點不勒斯特·里多夫斯克（Brest-Litovsk）響着革命學理的最激烈的煽動演說。各國廣遍的羣衆，都被這些政治鼓動家喚起來了，因為一個恐怖勢力的建樹，撤消了壓在他們身上的奴隸制度。據說，世界和平必須殺掉大批資產階級才能鞏固。俄國代表，尤其是托洛茨基（Троцкий），蔑視那各巨敵舉行調和的議事桌，當做粗鹵煽動家的演說臺。在這種情形之下，無怪和議交涉沒有進步。照我看，列寧（Lenin）與托洛茨基做這種積極政策，不像是戰敗者，簡直像戰勝者，他們要把這種政治的分崩析離傳到我們軍隊的後方和行伍中。在這種情形之下，議和之後，恐怕比休戰時還要厲害。我們政府代表在議和問題的交涉中，抱着一種錯誤的樂觀主義。最高統帥部

認識了這些危險，並且警告他們，可算辦得不錯。

雖然我們德國代表，在不勒斯特·里多夫斯克，所受的困難是如此重大，但我還是有義務催促他們，要注意我們在西方預定的作戰，極迅速地在東方建立一個和平。當托洛茨基二月十日拒絕和約簽字，但此外又宣佈戰時狀態終了時，這事件才真正順利進行。我在托洛茨基這種反抗一切國際公法原則的態度中，只能看見一個使東方形勢持續在不定中的試驗。這種試驗是否也受着協約國的影響，我只得置之不問。總之，當時的狀況在軍事關係上實在不可忍耐。首相赫德林伯爵贊成最高統帥部這種觀察。皇帝陛下於二月十三日決定十八日起在東方重新採取戰事行動。

這次戰爭的實行，幾乎沒有在任何處遇着敵人的嚴肅反抗。俄國政府現在認識了切身的危險。三月三日，四同盟國與大俄羅斯在不勒斯特·里多夫斯克簽定和約。於是俄國的軍事勢力退出戰團，在法律上也有了效力。一大部分地方和民族，從直到如今團結一致的俄國本部中分裂出來，在原来的中心俄國裏，大俄與烏克蘭也發生了深刻的間隙。俄國邊境各國，因為媾和條件，同以前帝國分離，在我看，第一是軍事的利益。因此，在我們界限那邊，對俄國創造了一個——如果我能

够這樣說的話——廣遠的前地。從政治立腳點上說，我歡迎波羅的海諸省的解放，因為我以為從今以後，德人可以在那塊比較自由發展，產生一個擴張的德國移居地。

同一個俄國恐怖政府交涉，很少適合我的政治觀念，大約不用我特別力說了。但是我被逼迫着，最先應該向如今在大俄執政者締結條約。此外，當時那塊一切都在最高度的混亂中，我個人以為當時恐怖勢力是不能持久的。

雖然締結了和平，我們如今實在還不能把所有我們可以作戰的隊伍，盡數從東方調走。我們不可把所佔領的區域，簡單交給它的運命。只是在波爾塞維克軍隊與我們所解放的各國度之中作一個界限，已經硬要留下強大的德國隊伍在東方。又我們在烏克蘭的運動也還沒有結束。我們應該開到那個國度裏，以便整理該處的政治狀況。如果這辦到了，我們才能希望從烏克蘭地方，第一為奧匈聯邦但第二亦為我們本國得到糧食，此外，為我們戰事工業得到原料，為我們隊伍得到軍需品。在這些企圖中，政治觀點對於最高統帥部並沒有影響。

本年春季，在芬蘭對俄國暴力的解放戰爭中，我們給了芬蘭以軍事幫助，含有一個完全不同

的意義。因為波爾塞維克政府曾向我們允許撤退在芬蘭的軍隊，但沒有實行。此外，我們盼望把芬蘭拉到我們這邊，因而使協約國從阿爾汗革爾斯克（Archangel'sk）和穆爾曼海岸（Murman-küste）對於大俄將來形勢的發展施行一種軍事影響，異常困難。同時我們也要在聖彼得堡附近建立一個恐嚇它的陣地，如果波爾塞維克的俄國要重新向我們東線攻擊，這是很緊要的。這少數幾乎不到一師兵力的使用，無論如何對我們有極豐富的報酬。我向芬蘭民族自由解放戰爭送的誠實傾向，照我看來，絕對與軍事狀況的要求適合。

我們從前對羅馬尼亞用的戰鬪隊伍，大部分都空出來了，羅國政府因為俄國同我們訂了和約，它也不得不同我們媾和。那還留在東方的我們作戰隊伍的餘頭，組成我們將來補充西方軍隊一些力源。

調來我們在對意大利戰役所用的德國師團，簡直在冬季就可以實行。照我的意見，奧匈聯邦以後絕對能夠單獨控制上意大利的情勢。

現在有個重要問題，即我們是否應該請求奧匈聯邦將它在東方和意大利空出來的隊伍的

一部分，供給我們爲將來決戰之用。根據各種報告，我以爲應用這種兵力在意大利，比在我們西方惡戰中，要較好些。如果奧匈聯邦能够深澈地恐嚇意大利，牽制全部意軍，甚至或許也牽制還留在該處的英法軍隊的一部分或者因爲攻擊勝利甚至從決戰陣地拉些英法兵力去，因而減輕我們在西方所得到的負擔，或許比那直接幫助的利益還要大。因此，我們只限定調奧匈的砲隊來。至於阿爾池將軍隨時都要用他一切全力，代表我們方面請求奧國較大的幫助，我覺得毫無疑問。

這時候奧匈聯邦外交總長，在某次演說中講道，多瑙帝國的兵力用在道堡(Strassburg)和用在特里厄斯德是一樣的。這種同盟友誼的表示令我非常佩服。後來我才聽到說，策爾您(Oneine)伯爵這句話，在多瑙帝國非德國人各界中，喚起了劇烈的異議。因爲我們將來在西方戰場上，應用奧匈聯邦武力幫助的多寡，早已籌劃就緒，所以這種政治方面激昂，並沒有影響到我軍事上的決定。

我們應該試試，把直到如今在保加利亞和亞洲土耳其使用的德國作戰隊伍，也騰出來去作我們西方攻擊之用，這在我是自然的事。保加利亞對於一種這樣思想的政治抵抗，是如何巨大，我

已經提過了。耶可夫將軍是個極明白的軍人，我們應該承認要求的正當；但他卻公然同他國王一樣，以爲德國蓋在馬其頓是不可少的。因此，從馬其頓戰線上調回德國隊伍的事，只是逐漸才能順利進行。耶可夫將軍因爲我們屢次的催促，才很難地決定從多不魯扎調保軍去換防。馬其頓戰線上德國司令部對於該處保軍氣象和態度的嚴重報告，使我們終於把德國步兵的餘頭，即三營，和常是很多的德國砲兵的一部分，仍然留在那裏。

一個相似的結果，使我們在土耳其也費了同樣的辛苦。我們亞洲軍團於一九一七年秋，同那原來規定爲巴格達戰役之用的土耳其各師團，送到敘利亞去了。那塊陣線可疑的形勢，逼着我們於一九一八年春，爲這個軍團備了一支援兵，約當該團之兩倍。規定去增援的隊伍的大半，係從我們在馬其頓的部隊中抽出來的。這支援軍尙未達到它們新規定地以前，我以爲敘利亞陣地的形勢，可以說是大大改良了，所以我同恩佛帕夏商量，撤回該處所有的德國隊伍。帕夏同意。但是敘利亞德國高級司令部方面，以及受該司令部影響的德國政府，在軍事和政治方面，都有懇切的勸告，使我們停止了班師的命令。

我敢總括地說，我們統帥部方面爲要盡量集合所有德國作戰兵力，在西方去決戰，一點都沒有怠慢。如果還有一個人沒有集合攏來，那一定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但是我們統帥部方面絕對不會誤認這個問題的重要。

於是我在三年前十分渴望去努力的事，終於在一九一七至一八年的冬季達到了。我們沒有後顧之憂，可以轉向西方去決戰，我們現在應該去從事這個決戰。如果我們在一九一五年把俄國澈底打敗了，或許可以省掉這樣一個戰爭。

我們現在，一九一八年的任務，是如何困難得多，我在從前已經提過了。法國總還是站在戰場上當個巨大的敵人，雖然它流的血比我們多。與它並肩而立的，有好幾百萬英國軍隊，完全武裝，訓練良好，慣於作戰。更有一個新敵人，他經濟的勢力並世無雙，支配我們敵人作戰的一切源泉，振起我們所有敵人的希望，扶助他們，於破碎之前，準備着巨大的隊伍羣，那便是北美合衆國，快要來到令我們害怕的附近了。他將要在正當的時候來，奪去我們手中勝利的桂冠嗎？決戰的問題在這裏，而且只是在這裏！我相信美國不能按時來！

我們在西方大舉攻擊的結果，發生了下列問題：即一九一八年西線的戰事，在直到如今在該處使用的各軍和強大的補充隊的支持之下，最主要的仍用防禦方法，但同時聯合所有其餘軍事和政治的努力，在東方創造有秩序的國家和經濟狀況，幫助我們各同盟國去盡戰爭任務。我以為，如果我們在決定攻擊計劃以前，沒有研究這種思想，要算是一種錯誤。我是在深思熟慮之後辭卻了它。並沒有感情作用。用這種辦法怎樣能夠看到戰事的結局呢？就令我在一九一七年底，還以為沒有理由，去疑惑來年以後德國的反抗力，但我對於我們各同盟國這種力量的危險崩壞，卻不能不清楚。我們不可不用盡一切方法，去努力求個全勝的結束。這是我們所有同盟國大聲或細語的要求。我們對於這種要求，不能用那敵人身體和精神能力，也漸漸來到了它們極端的話去反駁。因為如果我們不去攻擊他們，他們可以把戰爭延長到幾年之久，並且如果他們當中有誰不要合作，就有別人去強迫。我們不把敵人置到逐漸疲死的地步，那疲死便是我們的運命無可疑惑。就是到了如今，我目擊着我們祖國現在的不幸，我仍鐵石般地深信，為祖國的生存和名譽，去使用最後力量的那種知覺，比戰事在逐漸疲憊中至於無力而結束的情形，對於祖國內部的改造要有益得多。

因是我們現在應受的運命，仍然不能避免，但是那一種英勇無敵，足以振作人心的紀念卻不能有了。我在歷史上找個先例，並且尋着了，即普魯士·愛勞 (Preussisch-Eylau) 的武名，雖然它未能轉變老普魯士的運命，卻像一顆星宿在一八〇七至一八一二年那無光的黑暗中照耀着。已經有許多人在它光亮之下找着了感化與教訓。難道德國的心臟現在不同了嗎？我這個普魯士人的心臟是循着這條路跳躍！

斯帕與阿文 (Spa und Avesnes)

皇上陛下批准了我們的建議，下令於三月八日把德國大本營移到斯帕。這個遷移是因為將來在西方的作戰。我們從新大本營比從克洛次那赫，可以由比較近的路上，達到我們西線軍隊陣地現在最重要的各部。因為我們要在最近的地方，注意將來的事變，所以我們除此以外，更選了阿文做最高統帥部的一種前進司令所。我們於三月十九日，帶了參謀部的最大部分達到該處，於是

●地名，在東普魯士王城之南，一八〇七年二月，拿破崙軍右翼，在此被普魯士軍擊敗。

就住在那爲目前決戰重要腳色的各集團軍，各方面軍司令部的中心點了。

這座城市的景象，特別它受那老教堂巨大而粗笨的建築的支配。一部分已經頹廢的，或只有一部尚存在的防禦工事提醒我們，說阿文在以前時候是戰史中的站着一個地位。照我所記得的，一八一五年普魯士軍的一部分在貝勒·阿力安斯戰役之後，曾佔了這座當時的要塞，以後向巴黎前進。一八七〇至七一年的戰事，這地方沒有遭難。

這座城市完全臥在綠色環境之中，是個寂靜的鄉地。因爲我們在那塊，它得到了一個稍爲繁盛的景象。四十七年前，我在那塊住過，如今又在該處法國人中間住居長久的時候。我覺得各種街道樣子與一八七〇至七一年時代，這樣沒有變更，以致我能够忘記時間的距離。現在也還和當時一樣，居民坐在他們門前，男子大都靜悄悄地，潛心觀察景物，女人活潑潑地，做談話中的主人翁，孩子在球場上歡天喜地地遊戲唱歌，好像在極和平的世界裏。有福氣的少年！

此外，我們在阿文長期的居留，證實了我普通的經驗，即法國人民對於這次長期戰爭加與他們的惡運命，能謹飭地去適應。我們沒有理由，去訂任何種維持秩序，甚至保護我們的特別章程。我

們只須限制保障我們工作的安寧就够了。

皇帝陛下沒有在阿文設營，在將來大事變時期中，都留在他專車內。這專車是照戰事狀況移動的。幾星期之久住在車上窄狹的房間裏，可以做我們大元帥謙遜的證明。他在這些時候完全爲他軍隊作事。顧慮常有的，或許由敵人飛機生出來的危險，都在皇上思想順序之外。

最近幾個月住在阿文，給了我與各集團，各方面軍的領袖以及其他高級幕僚親身接觸的機會，比直到如今都要多。我尤其特別喜歡，能够在我這裏看見帶隊伍的軍官。他們實戰經驗，和他們其他大半用動人地樸素的話語報告的實戰閱歷，在我看來，不獨在戰事立腳點上，就是在普通人事立腳點上，也有很高尙的興味。

我藉機會去參觀那戴着我的姓的馬蘇爾團，那普奧普法兩役我在該部隊中當少年軍官的禁衛團，那會由我當團長統率過的鄂爾敦堡步兵，使我感到特別的歡欣。自然那平時幹部只有很少數還存在着，但是我在新人物中找着了舊日軍人的精神。大多數軍官和兵士，我是看到第一次，有許多也同時是最末次。崇拜他們，紀念他們吧！

我們的三個攻擊會戰

法國境內的『大戰』

我們從斯帕起程之先，皇帝陛下就下了最近大攻擊會戰的命令。我把這道命令最重要的內容逐字引在這裏，以便省去關於我們戰鬪計劃的累贅說明。我預先要申明，這次大戰的預備工作，是用『米加也爾』（Michael）做暗號，攻擊日期和時辰，是預備完全毫無困難之後才填上的。

一九一八，三，一八大本營

『陛下命令』：

一、三月二十一日舉行米加也爾攻擊。上午九點四十分，衝進敵人第一防禦線。

二、魯卜勒悉特 (Rupprecht) 太子集團軍，以縛繫喀姆布來弧中英人，為戰術第一大目的，應獲取克洛阿西 (Croisilles) (拉阿斯東南) 巴坡謨—佩綸線。如果石翼 (第十七路軍) 攻擊有順利的進步，該集團應越過克洛阿西繼續前進。

該集團以後任務，為向阿拉斯與阿爾柏爾 (Albert) 突進，以左翼在佩綸扼守索姆河，置重心於右翼，使在第六路軍前之英國陣線動搖，再將其他德國兵力從陣地戰中抽出來作前進之用……

三、德國太子集團軍，最先應在鄂敏揚溪 (Omignonbach) (該溪在佩綸南流入索姆河) 之南獲取索姆河及克洛薩 (Crozatkanal) 運河 (拉·費爾之西) 第十八路軍 (德國皇太子集團軍的右翼) 應迅速前進，戰取索姆河渡口及運河渡口……」

我們在形勢緊張之下，於三月十八日晚上離開斯帕，我們到阿文司令所時，緊張的程度還在上升。那直到如今清朗明媚的早春天氣變了。劇烈的暴風雨經過大地。它證明了法國人加與阿文及其周圍地方的綽號。本來我們在這幾天內可以忍受雲雨。它們或許能够遮蔽我們最後的攻擊

準備。但是我們實在還有理由希望，敵人還沒有澈底明瞭我們直到現在的部署嗎？最近時期中，敵人礮隊往往顯得特別警覺活潑。但火力每每又衰弱了。敵人的飛機於夜間照明彈光下，在這裏或那裏，偵探我們幾個最重要的前進大道，用機關槍射擊那一切覺察出來了的運動。但是這一切都還沒有給我們回答這個問題——「我們襲擊能成功嗎？」——的確實把握。

攻擊援兵於最近幾夜裏開到他們出行陣地，預備衝鋒，最後的迫擊礮和野礮都運到前面去了。沒有受到敵人實在的擾亂！我們在幾個地方，把重礮一直推進到障礙物旁邊，藏到彈痕裏面。我們以為應該冒着巨大危險，給衝鋒步兵突破敵人全部陣地系統時，以礮隊的幫助。敵人也沒有對抗處置來妨礙這種準備。

三月二十日的最大部分，都在狂風暴雨之中過去了。二十一日的氣象預報都不的確，大概間或有霧地方。雖然如此，我們仍於二十日中午決定次日早晨開始作戰。

三月二十一日黎明，法國北部從海濱直到恩河（Aisne）都在霧氣之下。太陽升得愈高，霧被壓在地面上愈濃厚。有時它限制着人只看得見幾米達遠。就是音波也似乎在灰色蒸氣中被食盡

了。我們在阿文只是從戰場上聽到遼遠的不定的轟聲，從本日頭幾小時起，就有幾千各種口徑的礮在那戰場上極劇烈的開火。

我們礮隊在那裏工作，不但人看不見，他們自己也看不見。只有準備的忠實，可以保證我們礮隊的效力。敵人回答的強度因時因地不同。它是在摸索一個不知道的敵人，不是與囉唆它的敵人爲系統的作戰。

所以英國人是否完全準備抵抗，期待我們的攻擊，現在也還是不能確知。覆蓋一切的面紗還沒有拉去。上午快到十點時，我們忠勇的步兵衝到面紗裏去。最先從他們那裏只來了些不清楚的報告，達到目的的陳述，這些消息的更正，取消。後來這些不的確才逐漸去掉，曉得我們到處都侵入敵人的最前防禦線。傍午霧氣開始消逝，太陽開始勝利。

到晚上後來幾點鐘時，到達的圖畫有幾分看得清楚了。我們戰線上的右翼軍和中堅，大半都在敵人第二道防禦線前停住了。左軍過了聖昆丁，邁着大步前進。右翼遇着最強烈的抵抗，是沒有疑惑的。英國人覺察了那從北方來的切身的危險，用他們所有的補充隊去抵禦。反之，照外面看來，

左翼大半都是在攻其不備，出其不意，只做了個比較最容易的戰鬪工作。北方消費的兵力甚大，出乎我們預期之外，其他都適合我們的假定。

我覺得第一天的結果很滿意。那些跟着隊伍去觀戰，從戰場回來的參謀將校，也有同樣的意見。但是我們的攻擊，是否同敵人幾年來對我們施行的攻擊的運命一樣，即在頭幾天突入成功之後，滯阻不能前進，要到第二天才能顯示出來。

第二天晚上，我們右翼佔據了敵人第二道防禦線。我們中軍也奪取了敵人第三道抵抗線，同時左軍在全勝過程中，現在已向西進了幾里路遠。幾百尊的敵砲，巨量的彈藥，以及其他各種戰利品，都臥在我們最前線的背後。長遠的俘虜縱列向東走去。但是破壞喀姆布來弧內英國守備的事不能成功了，因為我們右翼違反了我們的預備，沒有向前進得充分地遠和迅速。

第三天的戰鬪，沒有改變直到如今戰事經過的圖樣：我們右翼雖然作殊死戰，但英人以非常緊張的韌性抵抗我們，今天還守着第三道防禦線。反之，我們中軍和我們左翼卻得到了廣大的地域。佩綸南方的軍隊已於本日達到索姆河，有個地方甚至過了河。

這一天，三月二十三日，頭幾個榴彈落到敵人的首都巴黎。

因為我們向西這種光榮的進步，超過了幾年來在西線上所有的成績，我覺得我們侵入阿眠（Amiens）是可能的。法國中部和北部作戰區域，由索姆河明顯地分開，阿眠是其間最重要鐵路連絡的大集合點，北部是英國的主要戰場。所以這座城市有最大的戰略價值。如果它落到我們手裏，或者我們能够至少把阿眠及其周圍置於我們強有力的砲火之下，那敵人的作戰地，就要炸成兩部，戰術突破擴大為戰略突破，英國在這一邊，法國在那一邊。或許兩國不同的政治利益和戰略利益，因為這樣一個結果可以分離了。我們用「加來」（Calais）和「巴黎」兩個名詞表示這種利益。因此向阿眠前進！

實際上，我們也是在邁着大步，繼續前進。就活潑的幻想與熱烈的希望說，自然還總是覺得不充分迅速。因為我們應該害怕，敵人他現在切身的危險，要試用各種方法去抵抗。英國北翼的補充隊，所有法國全中部的隊伍，無論如何都要努力開到阿眠和其附近來。我們也應該預料，法國主帥

要從南方擊我們的側面，阻止前進。

作戰的第四日晚，巴坡謨落到我們手裏。佩倫和索姆線的南方，已經在我們前面幾師背後。我們又踏到了索姆河畔的舊戰場；我們許多兵士，對這大都富有光榮的，雖然嚴肅的紀念；至於那般才看見第一次的一切人，莫不深受感動，因為從那幾百萬彈痕中，從那一半坍塌，蔓草叢生，混雜的壕溝中，從那荒蕪平原的莊嚴寂靜中，從那幾千墳墓中生出來的情緒，現在還透入人的心田。

英國人陣地的大部分軍隊，完全被擊潰了，向阿眠退卻，幾乎不能留住。但是我們右翼軍的前進最先停止了。爲得使這塊戰事再朝前進行，我們用生力軍去攻擊阿拉斯東方的高地。但是這試驗只有幾個地方成功，於是停止此項企圖。這時候我們攻擊的中軍奪取了阿爾柏爾。左翼於第七天作戰時，在礮火掩護之下，抵禦法軍從南方的攻擊，衝過洛阿達到蒙底底耶（Montdidier）。

所以決戰的事無論如何都在阿眠方面。目下我們似乎還好向那塊前進。但是不久這塊的抵抗也逐漸頑強，我們的運動逐漸緩慢。那已經飛到阿眠去的幻想和希望不得不收回來。我們應該觀察事實的實際情形。人類的工作常是不完全的。好機會錯過了，我們沒有到處，甚至那已經看到

了的華美目的地，用同等實力去攫取。雖然我們向各個兵士喊道：「拿出你最後剩餘的意志，朝前向阿眠衝去！或許阿眠是最後的勝利。至少還要奪取維耶·布勒吞內（Villers-Bretonneux）使我們可以從那塊高地，用多量重砲去瞰制阿眠！」但是沒有益處，兵力都疲竭了。

敵人認識得清楚，失掉維耶·布勒吞內於他是如何不利。他把他所能調集的一切兵力，抵禦我們突破的正面。法國人來了，用他那集團攻擊與他那戰鬥敏捷的砲隊，拯救他同盟者和他自己的局面。

在我們方面，人類天性必須要求它的權利。我們應該喘一口氣。步兵要休息。砲隊要彈藥。我們有一部分，可以用被擊敗的敵人的豐富豫備品來生活。可算一種幸福；不然，我們或許不能過索姆河，因為在最先奪取的敵人陣地，有些寬廣的彈痕地帶，中間被毀壞了的大路，要經過好幾天的修理工作。才可以。用。但我們還是沒有攔起奪取維耶·布勒吞內的希望。四月初四日，我們重新試試，把敵人從那塊趕走。本日最先聽着關於我們攻擊前進的消息，甚有希望。但是第二天四月初五日，我們在這塊得到了反擊和失望。

阿眼還是在敵人手中，只是接觸了我們的遠距離射擊，這射擊雖然能够擾亂它，但是不能斷絕敵人的交通要路。

在法國的『大戰』完結了！

里斯河(Lys)之戰

在一九一八出征年度開始時的作戰設計之中，也有向福郎登英國陣地攻擊的部署。這種部署的思想出發點，是要在阿爾忙體耶耳 (Armentieres) 兩邊，抵抗那朝東露出的英軍北翼，以便大致向哈塞布陸克 (Hazebrouck) 前進，去擊潰它。如果前進的情形順利，這樣一個運動所呈獻的希望，是很引誘人的，但是在這個攻擊實行的對面，卻有很重大的疑慮存在。第一很明白的，是我們在這塊應該與英國最強有力的戰鬪集團周旋。這集團集中在比較狹窄的地方，很可以使我们的衝鋒，在短時間前進之後停頓。因此，我們從事這項企圖，恰恰走到我們要避免的危險裏面去。此外，還有阿爾忙體耶耳兩邊攻擊地域的困難。因為最先有幾里路寬的里斯河畔草原，以後還應該

過那條河。在冬季，這廣遠的低地都是水湮着，春季每每幾星期之久都變爲沼澤，這對於該處防禦陣地的守備隊伍，實在是件恐怖的事。里斯河北邊的地方，逐漸升高，以後稍陡，變成非常的高陣地，刻麥爾和加塞爾（Cassel）兩山，是它最巨大的角柱。

當里斯低地還沒有幾分可走以前，簡直不用想到這個攻擊的實行。在尋常天氣狀況之下，變成充分乾燥，要一直到四月中旬，才有幾分的確可靠。但我們以爲在西方決戰的開始不能延長到這久。因爲我們應該不斷留心北美參加的可能性。雖然對於攻擊有疑慮，但我們至少在學理上要準備這個企圖。如果我們在聖昆丁的運動，能使敵軍主帥從福郎登集團軍調走大批兵力，去抵禦我的衝過，那就可以想到這企圖的實行了。

這情形於三月底發生了。當我們向西攻擊一經明顯停頓的時候，我們就決定採取在里斯正面作戰的計劃。我們向魯卜勒悉特太子打聽，他回答道：「過里斯河低地去攻擊，現在感謝乾燥的早春天氣，已經可以着手了。」於是從軍事領袖和隊伍方面用非常的實力促進這個企圖。

四月九日，阿拉斯大危機的紀念日，我們準備衝鋒的隊伍，從里斯正面由——阿爾忙體耶耳

至拉·巴塞 (La Bassée) —— 泥濘的陣地中起來。他們自然不是成寬廣的攻擊波，卻大都分成小隊和最窄的縱列，從被榴彈和炸彈翻亂了的沼澤裏，從深的瀦着水的彈痕裏，或者從些許幾分堅固的地帶上，向敵人陣線跋涉過去。這種突襲的前進，在我們礮隊和迫擊礮火力掩護之下，雖然有一切天然和人爲的障礙物仍成了功：看起來，英國人和插在其間的葡萄牙人，都不曾相信有這種襲擊。所以防禦者的抵抗最大部分都很快地破壞了，葡萄牙人應該很大工夫把戰鬥工作委託給他們的協約國。但我們利用這種攻擊，在那塊地方得到了最大的困難；步隊後面的一些大礮和彈藥車，費了許多力才能向前運送。但晚上仍達到里斯；有一處還過了河。所以這次的結局，也在乎第二天的戰鬥經過。最先總是有順利的希望。四月十日，厄斯忒爾 (Estaires) 落到我們手中；尤其是在阿爾忙體耶耳西北部也得到了些地方。同日，我們的攻擊擴展到維特沙忒地方。再四爭執的那麥新的碎瓦頽垣，又爲我們攻得了。

第二天也給了我們的新結果和新希望。阿爾忙體耶耳的敵人離去了，麥爾維爾 (Merville) 被我們佔了。我們從南方來，走近了巨大高地的第一階段，敵人的目光和礮隊可以從那高地瞰制

我們的攻擊。但是從現在起進步漸漸小了。不久那向西的左翼完全停止前進，朝哈塞布陸克方面去的，也差不多疲憊了。最近幾天內，我們還在中間奪了巴葉爾（Baillet），又從南方來踏足到丘嶺地域。維特沙忒也落到我們手裏。但是這第一次攻擊，也就因此精疲力竭了。

過了里斯低地，那連絡的困難好似鏈子一般拴着我們從南方開來的攻擊隊伍的前進運動。彈藥不大够用，我們能夠充分給養我們隊伍，全靠那直到如今從奪來的戰場上的勝利品。

在對敵人機關槍巢的戰鬥中，我們步隊流的血非常之多，如果我們不在攻擊中停止片刻，他們就有精疲力竭的恐懼。在他一方面，形勢又急需決定，我們陷到了一種危機裏面，即攻擊異常困難，防禦亦可疑慮。要從這種狀況內解，放出來，不能於堅守中，只能於前進中求之。

我們應該去攻刻麥爾山。這匹山好像一塊大石頭，幾年來都臥在我們眼前。我們應該想着，敵人把它造成了他福郎登陣地的中央核心。我們的飛機照像，自然只能顯露該處所有精密防禦工事的一部分。但是我們希望，該山表面的印象比它內部實際戰術佈置要強大些。我們在其他攻擊目標地，已經得到了這種經驗。我們的精兵，在紅搭山口（der Roten-Turmpass）在德蘭西爾伐

尼亞山中諸戰，在塞爾維亞·阿爾巴尼亞山脈中，在上意大利阿爾卑斯山中，都表現了他們的意志，證明了他們的力量，或許在這塊也能够在似乎不可能的事變為可能。

我們在福郎登繼續攻擊的假設，是要使法國主將把該處戰鬥的重擔，讓英國同盟者單獨去負。所以我們最先於四月二十四日，重新在維耶·布勒吞內攻擊，盼望法國大本營第一要去顧慮阿眠，不去援助那在福郎登陷於大難的英國朋友。但是我們這次新攻擊失敗了。反之，英國在刻麥爾山上的防禦卻於四月二十五日我們初次試攻時就崩潰了。這個支柱的喪失，震動了敵人全部福郎登正面。敵人開始從他一九一七年，幾月戰鬥之後擴大的伊彭弧中退避。但是他握着這座最後的福郎登城市，好像握着一件寶貝，因為政治原因不要失卻。不過福郎登的重要戰事，不是在伊彭。卻在從東南來的，向加塞爾的攻擊方向中。如果我們能够在這個方向成功，那全部英比福郎登正面，都只得向西滾去。正如一月前想念阿眠一樣，這一次的希望也擴大，並且跑到英吉利海峽的岸邊。我以為覺得，全部英國該是怎樣地閉着氣，去注視福郎登戰爭的繼續進行。

那巨大稜堡，刻麥爾山，陷落之後，我們沒有理由因為繼續攻擊的困難而退避，我們有些隊伍

不好的消息確實來了。我們在戰場上又做了錯誤，有了疎失。但這些錯誤與疎失，都存在人類天性之中。誰做的錯失最少，誰就永遠是戰場上的支配者。我們直到如今都是支配者，而且將來還要是支配者。在刻麥爾山所得的結果，不但振發那躬與戰事的隊伍，而且使全軍都有生氣。所以要繼續前進，至少最近要到加塞爾！我們重砲的遠距離射擊，可以從那塊達到部羅涅（Boulogne）和加來。這兩座城市堆滿了英國戰時豫備品，此外又都是英國兵力最重要的登陸處。這些英國兵的無用，在刻麥爾山之戰，竟出乎我們意料以外。如果我們能夠在這裏同他們單獨結賬，我們一定有大成功的希望。假使沒有法國援兵來，那英國在福郎登或許要沒落了。但是這支援兵又在英國異常困難中來了。開到的法國隊伍，對於那位放棄刻麥爾山的朋友，異常憤恚激怒，試奪我們這個支撐點。徒勞而無功！但是我們在四月底，對於英法新陣地最後的大舉進擊，也沒有貫澈。

我們五月一號，在福郎登改攻擊為防禦，或者——照我們當時的希望——為臨時的防禦。

我們爲達到大目的所採取的那條路，在福郎登諸戰之後，也沒有變更。我們還要繼續「用關係密切的局部打擊，震動敵人的建築物，使它有機會坍塌」。我們在當時一篇計劃書上這樣表示。英國有兩次在異常危機中被法國救出來了；或許我們能够在第三次，對於這位敵人得個最後的勝利。攻擊英國北翼還總是我們作戰的主要視點。照我看，這個攻擊能够順利實行，便是戰事的結束。如果我們到了英吉利海峽岸邊，我們就直接觸着了英國的命脈。我們不獨到了理想的極順利的境地，可以壓制他的海上連絡，而且還能够從那塊用我們最重的礮，把不列顛南岸的一部分置於火力之下。工業的神祕奇績，當時曾從郎（Лондон）一帶地方把它的榴彈擲到法國首都，對英國也可以發生效力的。只須稍微擴大這個奇績，便可以從加來岸邊把英國商業和政治中心，置於礮火之下。這是大不列顛當時的，但亦是將來永久的嚴重景象！我們現在可以照着克虜伯（Krupp 一八一二——一八八七）的思想到處建造這種奇績。至於這種奇績裏面是保障和平抑是激起戰爭，只有將來去決定。英國有眼光遠大的思想和精細的感覺，對於它將來切身的危險，自然都想到了。或許法國也在暗地裏得到了這種結論。至於它們對於這樣思想保守沈默，在朋友當中是自

然的事；但他們甲乙兩方一定都覺得對手袋中的武器。

我們一九一八年五月裏第一步工作，是要把如今在福郎登的兩位朋友重新分開。如果法國不在跟前，英國比較容易戰敗。因此，如果我們使法國陣地正面發生一種危機，那它就要調走這時在福郎登英國陣地使用的各師團。但必須迅速，不然，那又補充好了的敵人要先發制我了。我們的防禦正面，人不甚多，如果有個很危險的侵入，就要大大擾亂我們的計劃，甚至使之不能實行。

法國人神經最衰弱的地方，是在向巴黎的那一方，那塊的政治大氣中，現在差不多充塞着強大的電氣。我們的榴彈和投下彈，雖然直到如今，沒有使它放電，但是我們希望，如果我們走得離該城近些，可以成功。據我們所曉得的，法國在索阿松的防禦，人數特別單弱，但這塊恰恰是最難攻擊的地方。

一九一七年初，我第一次在郎，踏到那座特別構造的岩城衙門前面向南階臺上，我面前的地方臥在早春明媚，天朗氣清之下。這地方向南，東西有丘嶺環圍，前面有道大隄，公主路（Chemin des Dames）鎖着。一百零三年前，普魯士人和俄人在蒲呂歇指揮之下，於瑪倫河南方激戰數日

之後，從南方過了公主路的高地，又於克郎（Cranne）惡戰之後，在郎同那位科西嘉人（拿破崙）直接作戰。一八一四年三月九日至十日夜，戰事在陡險的郎岩東部地方結束，同盟軍得勝。

一九一七年法軍春季攻勢，在公主路高處被擊退了。當時雙方爲那塊陣地戰了幾星期之久，互有勝負，以後才寂靜。但一九一七年十月，敵人攻得了索阿松東北這個陣地的右肩角點，我們被迫放棄公主路，把防禦移到厄勒忒（Ailette）之後，

我們隊伍現在應該走過公主路的陡坡，重新去攻擊。『攻其不備，出其不意』，關於這次企圖的成功，比直到如今的攻擊都要緊。如果這樣的企圖不可能，那我們的攻擊大約在丘嶺北方陡坡上就要擱淺。但是襲擊完全成了功。

關於這項事實，我要在這裏引個特殊的解釋。一位在厄勒忒參與準備工作的軍官的意見，是河臂和潮溼草地中青蛙叫的聲音，異常嘈雜，甚至遮蓋了我們裝載橋料車子行走的喧闐。無論別人對於這個報告怎樣想，但是我要保險，我以先並沒有描寫我獵人生活的誇誕經歷，去刺激那位述說者！關於我們遮飾攻擊的成功，那我看還有個比較明白的解釋，那是出於一位被虜的敵人軍

官之口。我們開始攻擊的頭一天，一個做偵探的普魯士下士，被虜給那位軍官。軍官問他能不能講點關於德國攻擊的事，他說了以下的話：「五月二十七日絕早幾點鐘內，德軍要放一種巨大的礮火。但那只是欺騙作用，因為連接而來的步兵攻擊，只是少數義勇隊。德國隊伍的道德因為在聖昆丁和福郎登的巨大損失，已經非常墮落，步兵公然反抗總攻擊命令」。那軍官公開承認，這話給了他十分信任的印象，所以他在五月二十七號，以為可以十分從容等待事件的經過。或許那位忠勇的兵士能够看我這本回憶錄。我在想像中握他的手，以全軍——他給它做了一件這樣不可估價的工作——的名義，並以好幾百，甚至好幾千忠勇戰友——他以他的膽識保全了他們的生命——的名義感謝他。但是如果敵人的宣傳，不把我們直到如今的損失，無意義地言過其實，為信任那個普魯士下士的話語，準備了一個順利的基礎，或許欺騙敵人軍官的事也不能如此成功。虛偽的和言過其實的宣傳，是要在這裏和那裏如此被報復的。

戰事於五月二十七日開始，得到了一個燦爛的經過。我們原來以為應該算着，我們的攻擊要在恩河——維勒河（Vesle）線停止，以後過了這個地區就不能再前進了。所以我們在作戰的第一

日下午就得到報告，說德國榴霰彈雲已經臥在恩河南岸，並且我們步兵還要在同日向那塊前進時，使我們非常驚訝。

我們中軍在戰術上完全突破過去，幾天內達到瑪倫河，從沙頭·鐵里 (Chateau-Thierry) 至多爾曼 (Dormans)。我們兩翼向西對維耶·科忒勒 (Villers-Cotterêts) 又向東對雷姆斯 及該城南方丘嶺地帶旋回。戰利品異常之多，法國人一九一七年春季攻勢的全部集中區域，連他那還存在的各種各樣的儲蓄品，都爲我們佔據了。新築的道路，爲好幾千兵士造的臨時營舍，以及其他各種物件，都證明當時法國人是怎樣大規模地，好幾個月的工作準備了他的攻擊。我們辦這項事卻比較快些了！

我在這幾天之內，藉視察戰場的機會，又看着了郎城。一九一七年冬季以前，該處生活狀況幾乎是平安的，但在這時間內，該是怎樣起了變化。即我們從郎城西方，克雷皮 (Crépy) 附近森林裏，把我們最大的礮向巴黎開火幾天之後，敵人的大礮便從恩河谷裏向這座不幸的城市開始射擊。我不要說定，敵人向自己的血肉激怒，沒有明了的軍事目的。他們大約以爲，供給那非常囉唆巴

黎的大礮的彈藥，是由郎城輸送，這是一種當然的錯誤。在射擊車站時，有大多數的重礮彈落到還滿住着人的城內，現在敵人的飛機也隨時在白天裏向那裏擲下炸彈。在那些受苦受難的居民中，誰不能脫離那有殲滅恐怖的家鄉，就應該在地窖和土穴中過日子，一幅說不出來的羣衆受難圖，誠如我們因爲相似原因，在我們西線防禦正面之後別的地方應該看見的一樣，不能有什麼改善。攻擊的頭一天，敵人在恩河谷畔的遠距離射擊礮被我們奪了，於是礮擊郎城的事才有個終結。那礮隊中有個礮手被虜了，牽着從城裏過。他請求許他去看被射擊的屋區，因爲他高興知道他礮擊的地方。因爲戰事變硬了的心腸，竟墮落到怎樣的深處，殊堪驚訝！

但戰爭的效果亦不總是這樣；在我們敵人方面，於殘酷的男子戰鬥之後，也顯出柔軟的心腸。我只要從別人向我講的例證中舉出一個來：那是三月二十一日，在英國還總是用重礮射擊的聖昆丁城裏的事。在那塊蟲壞的道路上堆着德國縱隊。從戰場上擡着傷兵來的敵人俘虜被迫停止前進。他們放下負擔。一個受重傷的，離死比離生近的德國兵，舉起虛弱的膀臂，向彎腰下去擡他的人呻吟道：『母媽，母媽』。那隻英國耳朵，懂得德國聲音。英國兵跪到德國兵旁邊，撫摩那漸漸涼冷

的手道：「母媽，是的，母媽在這裏！」

我自己在這戰場上也看着深刻的人道感覺的畫圖。五月底我在一位德國將軍身邊，走過克郎西邊前幾天方佔領的高地散步。他在每個尚未掩埋的戰死敵人的身邊彎腰下去，用東西蓋着他那赤露的臉，這是尊敬死者威嚴。但是他也照管那活着的敵人，用他自己的食物滋養幾個因為虛弱落後的傷兵，並且使他舒適地回去。我從前也有過機會，瞥見這位德國人的真正仁慈。本年三月裏我同他在聖昆丁地方乘車沿着敵人俘虜縱隊旁邊走，他深思地用嚴肅眼光看他們。他在一個這樣縱隊前面吩咐停車，向那聚在一起敵人軍官，贊美他們隊伍勇敢的態度，用下面的話安慰他們道：做俘虜這件最殘苦的命運，屢次都歸那最勇敢堅持的人忍受。這話的效果似乎很大。對於一位年青的，身材高大的軍官最為重大，看起來，他非常憂悶，好像因為害羞，直到如今都把頭垂在地上。現在他伸起了那瘦長的軀體，好像年青的松樹從雪的壓迫之下解放了的一樣，他那含着感謝情緒的日光撞到——我皇上眼睛裏。

為擴大我們的結果起見，我們在那突出到瑪倫河弧內的戰爭期中，已經把我們攻擊的右翼，

向西延展到鄂阿塞河(Oise)畔。這個攻擊沒有完全成功。我們六月九號從蒙底底耶——訥永線內向孔撒涅(Compiègne)舉行的攻擊，只進到該城的半途。我們向維耶·科忒勒的試驗也沒有得到較大的結果。我們應該證明，我們在孔撒涅——維耶·科忒勒地方有敵人反抗的主力軍在前面，我們沒有衝破他們的兵力。

我要總括地結束我對於索阿松——雷姆斯戰役的話，即諸次戰鬪引導我們到的地方，比原來的意思要遠得多。在這裏也因為意外結果，發生了新的希望和新的目的。至於這些希望和目的，後來沒有完全達到，是由於所用的隊伍逐漸精疲力竭。但更用較多的師團去從事瑪倫河流域的作戰，於我們的總計劃不合。我們的眼光，不住地向着福郎登。

一九一八年六月底之回顧與前瞻

我們在這三次大戰中的結果，從軍事觀點上看，超過了一九一四年秋在西方攻擊戰鬪中所有的一切成績。從地方的獲得，戰利品的數量，以及敵人重大的流血損失，把德國結果的大小表示

得十分明白。我們把敵人反抗組織的基礎都震動了。我們的隊伍已經表示，對於我們向他們提出的大要求，能够完全勝任。在幾星期之久的攻擊戰鬪中，德國兵士證明了，老精神並沒有因為幾年之久的防禦戰鬪而窒息，卻在『前進』兩字下升騰到一九一四年精神發揚的高度。我們步兵的衝鋒對於敵人有極大的效力：『噫，你們有怎樣可佩服的，勇敢的步隊』，一個敵人軍官對着我的

一位參謀將校這樣說。與步隊十分緊接着的有他們的姊妹兵，在一切戰況中都站在最前線。一種巨大的戮力同心的情感，通過了全部軍隊，一直貫徹到站在最後彈藥車旁的最末的人。他們一切是怎樣地努力前進，爲得參加，合作並同情這個偉大事業！那裏是怎樣屢次發生一種愉悅的歡呼，一種振作精神的歌唱，一種大聲感謝的祈禱。又我在戰場上也重新享受了一種精神，我覺得那種精神，好像是由我久已過去的軍事少年時代中吹來的一陣風。人的年齡過了一世，但是人的心腸，德國軍人的精神還是沒有改變。所以我們穿着舊時藍褂的忠勇兵士，在科尼格累次和師丹露營裏是怎樣說了唱了，現在穿土灰色衣服的人，在爲生存與祖國，爲皇帝與國家的大戰中，也是那樣說，那樣唱。

但是直到現在所作的一切事業，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還不能擊中敵人生命的真髓。在敵人方面還沒有表示屈服的形跡。就外面看來，適得其反，似乎敵人每次軍事失敗，適足以加強他們殲滅我們的意志。雖然有時在敵人方面，也有勸他們抑制過度要求的論調，但是這種印象並不因之變更。我們敵方國家組織中迪克推多的壓力，就大體言沒有一個地方鬆懈。它好像用鐵鉤固結着人民的意志和力量，以多少明顯的壓制方法，使一切敢想與現在專制當局異其方針的人，不致爲害。這種威權的效力給了我深刻的印象。他們維持他們原來的希望，並且特別向他們人民指示我們力量的逐漸衰弱。照他們觀察，我們力量一定要漸次用完。德國國內的飢餓，正面的戰鬪，宣傳的毒，賄賂的錢，傳單，內部政治的鬪爭，直到如今都不能打倒我們。現在有項新的因素發生了效力：即美國的援兵。我們在沙頭·鐵里認識了他們第一批受過戰鬪訓練的隊伍。他們在那塊與我們對抗雖然還不靈便，但是受着強有力的意志領導。他們因爲在數量上佔着優勢，對於我們薄弱部隊，發生了使人詫異的影響。

美國一在戰場上參加戰鬪，於是英法良久懸念的希望終於都滿足了。那麼現在敵方政治家，

比以前任何時期都少想到與我們議和，難道是件奇怪事嗎？殲滅我們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生存，是他們方面早已決定了的，雖然他們也要把這種企圖藏在露線的、溫和的和詭辯的成語之後。他們用這些好聽的話，只是要適合他們宣傳的目的，或者使他們自己人民似乎可以忍受那被課的血稅，或者搗碎我們人民的戰興。所以我們看不見一個戰事的終局。

六月中，四同盟國的軍事大局變得很惡劣了：奧匈聯邦在意大利的重新攻擊，開始頗有勝利的希望，但是以後失敗了。雖然我們在那塊的敵人沒有力量從奧匈聯邦企圖失敗之中，得到更大的利益，但是這次攻擊的失敗，卻伴來了比不攻擊還要厲害的結果。我們同盟國的禍難也是我們的不幸。奧匈聯邦作這次試驗時，已經使用了它最後戰鬥的力量了，敵人和我們一樣知道得十分清楚。自此以後，多瑙帝國便停止了對於意大利的危險作用。我以為我們應該算着，意大利現在不能逃避它協約國的要求了，並且在它自己一方面，也要把兵力送到那決定一切的西方戰場上去，不獨表示敵人政治的統一戰線，而且在將來戰鬥中，做個有效力的腳色。如果這種新負擔不應只落到我們肩頭上，那我們就應該試試，把奧匈各師團調到我們戰線上。這是我們請求奧匈現在直

接援助的主要原因。但是我們最先不能預許這種幫助有大效果，四同盟國全部命運，都要靠德國的力量來決定，現在比從前尤甚。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德國力量是否充分，去強制戰事得個勝利的結束。我在前面談論了我們隊伍燦爛的成績；爲了回答這個問題，我現在要轉談別的，比較嚴肅的方面：

雖然我們很愛，很佩服我們的兵士，但是我們在長期戰爭中我們軍隊組織裏所發生的毛病之前，卻不得把眼睛閉着。久經訓練的下級軍官，沒有充分的數目，在我們數次大舉攻擊會戰之中，很是顯著。有時戰鬪紀律甚是懈弛，兵士要享用那在敵人倉庫裏獲得的，久已缺乏的豐盛的食品和嗜好品，是自然的事。但這應該去禁止，因爲他們抓這些東西的時候不適當，因此耽誤了他們目前的義務。除這種舉動對於分散隊伍精神的效力完全不計外，還發生了一種危險，即那於我們順利的戰況沒有利用地過去了，而且再四變成了不適宜的形勢。

各次戰鬪在我們隊伍中，還扯了更多的，嚴重的，不可填補的裂口。許多步兵團都需要完全從新改造。關於這方面的建築石，在道德上，大都沒有往日材料的同等價值。國內情形的弱點，多次反

映在來到戰場上的補充隊含有的情緒裏。

雖然在我們戰事結果影響之下，很振作了國內各界的情緒。他們十分緊張地注視從戰場上來的消息，盼望這種苦鬪有個很快的勝利的結束。飢餓，犧牲，憂慮似乎不是徒然的，並且如果這種巨大忍耐的好結局，常是置在可握的近處，好些事都可以忘記，好些事也可以繼續勇敢地忍受。所以軍隊的成功辦了許多政治領袖所耽誤的事。但是德國一部分人民，爲那種由自私自利變壞了的政治理想所浸透，神經錯亂，道德墮落，把敵人勝利看做祖國的幸福與和平，以爲只有在敵方找好處才得着，同樣只有在本國找壞處才得着，這種目無祖國的感覺，組成那要破壞我們全體民族的分裂作用的發光點。托洛茨基在不勒斯特·里多夫斯克所講的話，似乎不曾白說。他的政治邪說穿過了我們的界標，在一切職業界中找着了豐富的崇拜者，雖然他們的動機各個不同。敵人的宣傳還是公開地和祕密地繼續它的挑撥作用，以變化的強度施於我們社會的各方面。

所以我們人民和軍隊中反抗力的消逝，有同敵人殲滅我們的意志聯合，促進我們滅亡的危險。似乎只有戰事的成功，才可以從這種困難局勢中找一條出路。以戰事的幫助得到一個好結束，

不獨是我堅決的意志，而且也是我確信的希望。這種成功的先決條件，是我們不要失掉優先權，即總是去攻擊。如果我們自己手裏放下了鎚子，我們馬上就要陷到鎚子之下。

只要國內把它還有的身體力量和道德力量繼續給我們，只要它不失掉我們最後勝利的勇氣和信任，只要各同盟國不退讓，我們是可以決個死戰的。

我在這種思想和感覺之中，去從事我們直到如今全部計劃的繼續實行。

攻擊失敗

雷姆斯戰役的計劃

在六月戰鬪結束之後，瑪倫河弧內的形勢，留下了一個未完成，未了結的事業的印象。像我們從六月中在這弧內站着的情形，我們不能持續地站着。這巨大半圓形內的供給情形，都很不足。它勉強只够戰事狀態比較靜止時候的用，但是如果有個突發的持久的大戰就很危險了。我們在那與兵數比較為狹窄的地域上，只有一條而且效力很少的鐵路，做我輸運大批軍隊的主要道路。加之那突出的弧又恰足刺激敵人從各方面來攻擊。

如果我們佔了雷姆斯，才可以根本改良給養情形和戰術狀況。奪取這座城市在五六月的戰鬪中，沒有成功。那時候我們的重點多半放在西方。雷姆斯的獲得現在應該變做一個特別作戰的

職務。但是由此發生的必需戰事，也加入在我們全部計劃範圍之內。

我在從前特別說過，我們在里斯戰役中止之後，仍未放棄再決定打擊福郎登英人的目的。我們在索阿松附近的攻擊，便是爲這種思想服務，我們要因此使敵軍統帥，撤去援助福郎登英人的法軍。

這次新福郎登戰役的準備就在中間時候繼續辦了。在我們從事將來攻擊正面的準備工作中，我們規定去作戰的各師團，在比利時和法國北部營舍裏休息，訓練。

我暫時不怕英國方面有攻勢的對抗處置。雖然大部分的英軍現在從幾處來，都有機會去恢復它那受了重大震撼的戰鬪效率，但因爲我們在福郎登有恐嚇它們的陣地，英國人大約不至於開始攻擊。

根據我們直到現在的經驗，我希望可以了結在福郎登的英國主力軍，只要我們能够持續把法國人從該處戰場隔開。所以我們重新在雷姆斯附近攻擊，也爲我們較遠大的目的，即對於英軍的大部分施行決戰。

法國正面的形勢，在七月初大約表示得如下圖：福煦（Foch）將軍的主要預備隊站在孔撒——維耶·科特勒地方。他們在那塊一個很順利的戰略配備中。他們一方面準備抵抗我們對於剛述兩城的繼續攻擊，他方面因為特別便利的鐵路連絡，可以從他們現在的配備地點迅速推移到法英正面的任何部分。福煦之轉為攻勢，我覺很少是由於美國強大兵力的來到。或許福煦採取這種攻勢，是因為特別便利或強迫的情形所致。

瑪倫河的南邊好像沒有住紮很強大的敵人兵力。反之，在雷姆斯附近和該城南方山地中，無疑地有一個敵人的大戰團集團，這集團的組織除英國人外，也有法國人和意大利人。其他法國正面狀況，與我們春季攻擊的時候比較沒有很大的變更。陣地隊伍和消費了的戰鬥師團中間的不住變換，沒有十分改動這些正面的全部形勢。

關於美國援兵的來到，我們未曾得着澈底明瞭的消息。但美國集團現在不斷地注入法國，卻是彰明較著的事實。我們潛艇不能阻止或削弱這種運動，同樣，它們直至現在所達到的效果，也不能減少敵方船隻噸數，到不能有這樣集團輸送的程度。敵人現在因為絕對必須給法英以迅速的，

大規模的軍事救援，把對於他們國內食物供給和經濟需要的一切顧慮都放到後面去了。我們只得忍受這種事實，無可如何。

如果我們把企圖在雷姆斯附近的攻擊，與我們在福郎登的計劃，發生密切的作戰關係，那仍有這個問題應該決定，即我們在雷姆斯附近的戰鬪，要有，並且應該有怎樣的範圍。我們原來的意思只要奪取這座城市就够了。控制了厄拍爾內（Epernay）和雷姆斯中間的丘嶺地帶，能決定雷姆斯的佔領。所以我們攻擊的重點便是在奪取這丘嶺地帶。為我們在該處容易前進起見——即阻隔由瑪倫河南岸來的敵軍，萬一從側面的攻擊——用較大的兵力從多爾曼（Dormans）兩邊向該河南岸突進，然後在那裏朝厄拍爾內前進。在一個準備戰鬪的敵人面前渡河，無疑地是一項冒險企圖，但是因為我們常是再三再四渡過各種江河的經驗，我們以為在這種情形之下，要這樣前進，也不是很危險的事。主要的困難並不在直接佔這個河區，卻是在河那邊的繼續作戰，為攻擊部隊補送礮隊，一切軍需和食物，都是靠着軍橋，自然這橋，供給敵人礮隊遠距離射擊和飛機攻擊以很好的目標。

我們的戰鬪原來只限於佔領雷姆斯，但是在各種討論之後，擴大了我們的計劃，向東深入至香賓（Champagne）。這種建議的成立，一方面因為我們有意也從東南紮繫雷姆斯，在他方面，我們以為照着最近幾次的經驗，或許可以向前攻擊直到瑪倫河畔的沙龍（Chalons-sur-Marne），如果在這範圍內的企圖成了功，更有獲得大批俘虜和軍需的希望。因此，我們故意冒着危險，為得在廣大地面去攻擊，在各種決戰地點，削弱敵人的兵力。

迅速開始我們的新作戰，自然是我們一件要緊的大事。因為來了美國援兵，時間延遲，於我們沒有利，只有害。在準備的必需與全部戰局的要求之中，找個適當的比例是我們一個完全特別的任務，而且實際上，不是我們應決定的事中最容易的一部分。除純粹戰術準備，如運輸並轉送戰鬪器材到攻擊地點，完全不計外，在全局一切逼迫中，我們也不得忽視：我們隊伍每次休息，對於新的戰鬪任務，該含有如何的困難。所以我們在這項事件中，只能到七月十五日才開始去攻擊。

雷姆斯之戰

七月十五日白晝頭幾點鐘內，我們千種聲音的礮，在新的攻擊正面，演奏了它們作戰的音樂。同時在瑪倫河畔，我們這方面也很生動。敵人的抵抗最初不特別活潑，但是逐漸加厲。我們不會看見敵方正面援兵或敵人特別對抗處置的任何記號。我們的步隊渡到瑪倫河的南岸。敵人的機關槍巢被抄了，河那邊的高地被上去了，大礮被掠取了。這些最初前進的消息，早已達到了在阿文的我們。它解脫我們當然的緊張，增強我們的希望。

正如在瑪倫河畔一樣，在雷姆斯遙遠的周圍，戰鬥也很劇烈，但未對該城及其附近周圍作戰；因為要從兩面合圍攻下這座城市。敵人在香賓，一直到阿爾良的第一防禦線，被我們的大礮和迫擊礮擊碎了。敵人前線後面，還有從以前戰鬥遺留下來的廣大紛亂的壕溝。沒有人能夠指示是否有些或者那些部分有人守着。無論如何敵人據有無數的支撐點，並且不用一種特別工作，就可以把這些支撐點弄得足以防禦，創造新的變更的防禦可能。他方面，照我們初次看來，敵人在香賓的防禦，似乎準備得最少。他的礮隊回答得不很強烈，看起來他們站得很鬆。如此編制之縱隊令人詫異。

在我們沈重火力向敵人第一防線上集中之後，和我們直到現在的攻擊戰鬥一樣，這種集團的密雲便開始朝敵人防禦地上，進行它們的殲滅作用。我們的步兵跟着敵人第一陣地，全線幾乎毫無抵抗被攻下了，以後我們要繼續攻擊。但是當我們的移動彈幕射擊，離開第二衝鋒目標，讓我們步兵時，不料到突起了敵人劇烈的反抗。敵人的礮兵開始射擊，騰升到最高度。雖然如此，我們隊伍仍試向前進。但是沒有用！隨伴礮隊被調了來。一礮一礮地被人拖着來，因為在彈痕地帶大部分都不能用馬。大礮剛一放到合式陣地裏，就被擊碎在地上。敵人的主要防禦明明移到第二道防線裏面去了。我們最有效的準備射擊，大都沒有利益，白白費了彈藥。敵人對於我們礮隊集團效力的殲滅威勢，佈置了，應用了一種新的防禦法，據敵人後來自己向全世界歡呼的宣告，是由於德國人的告密。

香賓的戰鬪狀況到第一天晚上，還是沒有變化。

我們在雷姆斯西南和瑪倫河兩岸的戰鬪，進行得比較順利。我們步隊在該河南方幾乎向前逼進了一點鐘的路，以主要的壓力沿河向厄拍爾內進行。到晚上激戰中，已走了到該城三分之一

的距離。我們在河北的攻擊也在進展。這塊突起了比公主路石灰坡還大的雷姆斯山地，有由深溝裂成的高處，那平坦的山嶺，大部分都長着密林。全部地帶異常適宜於頑強的抵抗，因為攻擊者要對那清楚目標集中他的礮力極端困難。雖然如此，我們礮隊還是前進。他們在這裏西線上，第一次遇着意大利隊伍，他們在法國地上打仗好像不大熱心。

七月十五號晚上，我們在全部攻擊正面，大約獲了五十尊礮。報到的俘虜有一萬四千。這結果自然不適合我們較大的希望。但是我們對於第二天有較多的期待。

七月十六日上午在香賓過去了，我們隊伍在任何處都沒有顯著的前進。我們站在嚴重問題之前，即終止在這塊的戰鬥，或者用本來排列不甚深厚的攻擊兵力，去作繼續決戰的試驗呢？危險在於隊伍徒然地流血，或者就令他在順利機會之下，忍受了非常重大的損失，但他們也不能盡量利用所得着的結果。目的地沙龍被放在不的確的遠處。因為這些原因，我贊成在這塊反攻為守。反之，我們在瑪倫河南邊和雷姆斯山地仍繼續攻擊。但是這一天之內，我們在河那邊越發被迫走到防禦的路上。敵人用大兵向我們攻擊。反之，我們在河的緊兩邊，朝厄拍爾內的一方，還佔了其他的

地方。我們在這天晚上大約到了該城的半路上，離它只有十公里。在雷姆斯山地中雖然敵人拚命迎擊，我們仍漸漸走近了厄拍爾內——雷姆斯的道上。雷姆斯的運命似乎懸在一根線上。雖然其餘的作戰，現在似乎應該當做已經是失敗了，但至少雷姆斯是要攻下的。這座城對於我們是一個重要的在軍事上有價值的對象，值得下一注本錢，得到了它，或許對於敵人不致沒有深刻的印象。

七月十七號香賓的戰鬪寂靜了。瑪倫河南邊的狀況開始變得越發於我們不利。我們雖然還保着所得的地方，抵抗敵人激怒的攻擊，但是我們的配備離河非常之近，深度非常之淺，以致每一個反擊都能陷我們於不幸。加之瑪倫河上的軍橋，因為敵人礮隊遠距離射擊和法國飛機炸彈，愈過愈危險。所以我們不得不再向北退，因為我們朝南不能得着其他的地方了。所以我令我們隊伍向瑪倫河北岸退，我心下自是十分難過。這運動應該在七月二十至二十一日夜裏實行。

七月十七日，敵人在山地裏開始攻擊，十分劇烈。他們被擊退了。但是在我們方面，暫時也莫想繼續前進。一種這樣的前進，需要從新的根本準備。

一切所要達到的目的，只剩下了少數。這企圖似乎是失敗了，因此對於法國正面沒有積極的

獲得。但是利用這去攻擊福郎登的正面也不是萬不可能的事。如果在一切目的中，只要把遠離法軍於英國防禦地以外的一個目的達到了，那這些戰鬪就不算是徒然的了。

在這種思想進行之中，魯登多爾夫將軍於七月十七日晚，到魯卜勒悉特太子集團軍裏去，以便在那塊詳細討論開始攻擊英軍北翼的事。

我們實行攻擊雷姆斯的先決條件，是要固守我們突出到瑪倫河畔弧形的向西部分，從索阿松至沙頭·鐵里。我們的攻擊恰恰要挑動集中在孔撒涅和維耶·科特勒法軍的反擊，是應該預見的事。如果福煦將軍只要有幾分自動的可能，我們過瑪倫河及向雷姆斯攻擊一明顯時，他一定要從他直到如今被動的態度中踏了出來。我已經說過法國統帥早已知道了我們的計劃，並且有充分的時間去抵抗。

因此，我們在恩河與瑪倫河中間的隊伍，對於法國大致從維耶·科特勒方面來攻擊所負的任務，並不單簡。所以我們在最前防禦線的隊伍後面準備了一些注加師團，以為可以十分靠得住，去從事剛述對於雷姆斯的大攻擊。雖然在索阿松和沙頭·鐵里中間所站的隊伍，不都新鮮，但是

他們在過去諸次戰鬥中，十分燦爛地打過仗，我以為他們現在絕對能夠辦這件純粹防禦的任務。我覺得最要緊的，是我們在那塊防禦的各部分，也應該不斷地注意，或許敵人要大舉攻擊。在這種預防關係上，在索阿松—沙頭·鐵里正面，是否耽誤了什麼，或許永遠是個爭執問題。我自己根據後來的報告，以為七月十五日至十七日，瑪倫河畔和雷姆斯附近事件在開始時順利的經過，使在索阿松—沙頭·鐵里正面幾處的隊伍，誤認了他們自己戰線前面局勢的嚴重。

他們這幾天之內，在那塊聽見從攻擊會戰中響過來的礮聲，他們知道我們過了瑪倫河，最初的前進，得到了預期的結果；已有結果的鋪張揚厲，和屢次一樣，從無證據的道路上，走到了隊伍中。他們講雷姆斯的克服，在香賓的大勝。但是在自己正面之前，有三天之久的沈寂，這對於一個有理智的觀察者，是可怕的沈寂，對於那種不十分明瞭情勢，感情用事的人，是安慰的沈寂。朝維耶·科特勒方面的監視，在七月十五日還是有全副的注意，但到了七月十七日，就沒有相當的重視了。在我們企圖開始時，馬上飛過一切電話線的報告，到作戰的第三天，就在某中間地方攔住了。因為對於形勢的感覺有幾分漠然了，起初的緊張鬆懈了。

七月十八日早晨，幾部分沒有繫在防禦陣地的戰鬥隊伍，到麥田裏去做收割工作。忽然一陣榴彈雹打到地上時，他們驚惶了。——一個奇襲射擊——我們自己的礮隊，回答得不很厲害，似乎是因為很濃的霧掩罩了一切。機關槍開始在寬廣的正面上砰砰地響，表示現在所做的，不只是一個奇襲射擊。當我們還沒完全明白以前，在高深麥田中現出了戰車。敵人在恩河與瑪倫河全正面施行決然的攻擊。我們前線已經有一部分被衝破了；最大的危險似乎應該發生在烏爾克河（Urk）與索阿松之間。

當最前線被擊碎被炸開的隊伍的剩餘部分，在那塊作殊死戰時，後面所有的援兵試驗組織一個新的抵抗，一直支持到第二戰列各師團來迎擊的時候，有些英雄事業被完成了。我們注入隊伍，在臨時又獲得的陣地裏，尋找了德國機關槍巢裏面的礮手統統都血流身亡了，周圍成行的戰死的敵人。但是這種英雄勇氣，不能恢復那個局面，它只從一個十分嚴重的危機裏而救出了我們。敵人在朝索阿松以及更向南的地方特別侵入得深，恰恰在我們最敏感的地方，即恩河南部我們瑪倫河弧西邊的起點。但是敵人從這塊出發，壓迫其餘伸到沙頭。鐵里的全部防禦正面；尤其是

壓迫我們唯一的通到瑪倫河弧內鐵路連絡，恰恰當該路在索阿松之東，作軍用鐵路，從恩河谷向南到我們巨大半圓形中部轉灣的地方。

所以我們的形勢從最初一剎那起就很可慮。如果我們不能恢復原狀，或者至少鞏固它的現狀，確實可靠，那它怕要變成危機。從北方過恩河在索阿松附近攻擊敵人的側面，因而粉碎敵人，才適合我原來的希望和計劃。但是預備這件事需要的時間太多了，所以我不得不服從那反對我的理由：最先把我們攻擊正面的部分，弄得十分安全，以便我們由此再能主宰我們自己的決定。因此把所有的隊伍，都拿來從事這個目的。可惜這樣並沒有勝過危機，只是拖延罷了。敵人的新突入，使瑪倫弧的形勢越發嚴重。雖然敵人在烏爾克河南方的進擊大都失敗，尤其是在沙頭·鐵里附近，由那強有力的，但未練習的美國兵所施行的攻擊，在我們薄弱的陣線前被擊碎了，又有什麼益呢？我們不能，而且不准讓形勢持續在這種可慮的不定之中。若果如此，這便是暴虎憑河！因此，我們將左翼離開沙頭·鐵里，最先朝東退了一些，但還是靠着瑪倫河。

我們於七月十七日，實行我們的決定，在苦戰之後，及早從這河的南岸退回。我們隊伍的舉動，

異常卓越，打敗了法國一切的攻擊，使我們在那塊好好地克服了危險的形勢。退卻情形之佳，出乎意料以外。直到七月二十一號，敵人在巨大射擊準備之後，以戰車當先，繼以強有力的縱列，才奪取了我們已經離開了的陣地。我們隊伍從瑪倫河北岸觀看這幕戲劇。

在這個還總是縱深的弧形陣地裏作戰，因為從各方面都有敵人的砲火壓迫，弄得異常困難。敵人的砲隊射擊索阿松東邊敏感的鐵道線區。敵人的飛機炸彈，像一種實在的雹子，晝夜不息地落到那塊。我們被逼得沒有辦法，只得移到弧形外面遠遠的郎城地方，卸下新到的援軍和交代戰鬥的兵。他們在好幾天強行軍之後，從那塊被運到戰場。他們屢次都還在正當的時候達到了他們的指定所，從疲倦了的戰友手中，接受了在崩壞以前的嚴重戰況。

所以這種狀況是不能，也不准長久持續的。這會戰有消耗我們一切兵力的危險。我們應該從這弧形裏走出去，離開瑪倫河。這不是戰事知識立場上的，但是軍人情緒立場上的一個困難的決定。第二次戰局的陡變，又同「瑪倫河」的名字連在一起，敵人將要怎樣地歡呼！巴黎，全部法國，將要怎樣地放膽呼吸！這消息對於全世界將有怎樣的影響！讀者想想，該有幾多眼睛和心腸，以嫉妒，

憎惡，希望的情緒注視我們。

但是現在只准軍事知識來決定了。它的要求是明白單簡的：改變這種局勢！鹵莽地採用這個步驟，是沒有理由的。自然福煦將軍要用他所有的兵力從各方面攻擊我們，但是他現在還很少能夠十分深深侵入。所以我們可以一步一步地退。我們可以使我們貴重的戰用器材不歸敵人，有秩序地移到新防禦線裏，「自然」在恩河及維勒河地區供給我們一個防禦陣地。這運動於八月初間完成。那是我們軍官和隊伍的一種卓越成績。

壓迫我們退出瑪倫河的，並不是敵人的武器威力，乃是該處情勢的不可忍受，我們朝三面作戰的隊伍後面，連絡困難的結果。福煦將軍認清楚了這種困難。一個高大目標臥在他的眼前。他要達到這目標，被我們隊伍卓越的舉動阻礙了。他們在法國第一次襲擊之後，打過了燦爛的仗。凡人類能要求的事，在這裏都辦到了。所以我們部隊在這次戰鬥之後，毫沒有打了敗仗才退讓的感覺。他們矜誇的自信，一部分是建築在這種觀察上：即他們敵人沒有戰車的保護或者至少援助其勇氣，大半在攻擊中是不成功的。

凡沒有戰車的地方，敵人就把黑浪，非洲人體的浪，驅向我們。這些浪一衝到我們陣線裏，殺死，或者更厲害的，加刑於無防禦力者，殊為痛心。我們人心的忿怒和控告，並不是對於作這種恐怖事件的黑人，乃是對於那假託為名譽，自由與公理而戰，調這種羣衆到歐洲土地上來的人。這種黑人成千地被引到屠檣上去了。

雖然有英國人，美國人，意大利人，法蘭西人和一切幫助他們的民族，同我們步兵作對，但是到了人與人互相格鬪的時候，我們兵士就覺得並顯出還是戰場上的主人。就是對於敵人鐵甲車，自己沒有辦法的感覺，也有幾分勝過了。我們在狂勇企圖中，曾經多次試驗，靠我們礮隊最有力的幫助，去脫離這個囉唆的敵人——鐵甲車。這次法國礮隊又給了我們隊伍以極重大的戰鬪危機。我們在空地上忍受了好幾點鐘，甚至好幾天的這種殲滅武器的威力，找不着一個彈痕地帶去躲避，我們步兵線被撕碎了，他們的神經受了極度的試驗。敵人衝鋒隊進發時，我們兵士常覺得好像從無防禦的搗毀壓迫中解放出來了的一樣。

隊伍不獨在戰鬪中，並且在不安寧的準備中，在進行中，在缺乏中，都應該作極度的事，他們力

量的消耗是很大的，他們神經的消耗更大。我同最後數戰中的兵士談過話。他們樸實簡單的回答和敘述，表示他們所經過的事，以及他們心中藏着的有力的道德價值，比整本的書還要清楚。我們對於這樣卓越的人，怎樣應該失望呢！他們實在疲倦了，需要身體的休息與精神的弛散。我們有極好的意志，供給他們一切；但敵人是否讓時間與我們，殊為問題。

雖然我們在瑪倫河弧內戰事中，也逃脫了敵人，要加於我們的毀壞，但是我們對於這次會戰和我們退卻的範圍廣大的反對作用，卻不可不明白。

我們失落了優先權給敵人，在軍事方面對於我們有極大的結果，極嚴重的意義，我們最近沒有力量，再將它奪回來。我們被逼得沒有辦法，只得把我們預備攻擊福郎登的那些隊伍的大部分，調來作戰。於是我們久已計劃決定對於英軍的打擊，失掉了實行的可能。因此敵軍領袖從這迫切攻勢對於他們佈置所施的壓迫之中解放了出來。英國軍隊也因為瑪倫河弧的會戰，脫離了我們幾月之久守着的範圍。我們應該算着，一個有實力的敵軍領袖，要利用這不可不注意的形勢陡變，只要他能夠調動任何處的兵力來供用。這裏應該供給他們順利的希望，因為我們的防禦正面多

半不強固，不能用完全有戰鬥力的隊伍去防守。加之，這個正面從春季以來大大延長，在戰略方面變得比較敏感了。

我們可以忖度，敵人因為最後數次戰鬥也受了重大損失。敵人有七十四師，內中六十師為法人，於七月十五至八月四日都淌了血。英國的兵力在這幾個月來已經大半都未曾用，而美國救兵持續的流入，在這種情形之下，對於敵人尤有非常的價值。雖對這些援兵，在軍事關係上，不能完全適合新時代的最高要求，但現在，當我們部隊損失非常重大的時候，這種只是數量的優勢，比自來的效力都要大。

照我們第一次所得的印象說，我們國內和同盟國不幸的結果，比這還要重大有許多。在最近數月復元的希望，或許要破壞！許多計算都被擾亂了！

但是如果我們再能變成軍事局面的主人，那政治平衡的恢復，也一定有希望。

被逼到防禦中

八月八日

我們隊伍在恩河及維勒河畔佔領了新陣地。敵軍攻擊的最後的浪，進來又退回去了；有些地方戰興又冒起火焰來。

我們有許多師團戰倦了，需要補養，送到我們防禦線後面營盤裏。他們也分駐在阿文周圍民房裏。我能深信，我們兵士可以怎樣迅速地休息過來。如果准他們充分地睡幾天，能夠有規則地給養他們，讓他們休息，他們似乎能趕快超出他所經過的一切困難，精神上也可以解脫。但爲此他們需要實在的安靜，不要爲敵人榴彈和投擲炸彈所擾亂，並且如可能時，還要離開聽得見礮聲的地方。但是我們隊伍，在數年之久的戰鬥中，尋得着的安靜，時間該是如何少，次數該是如何稀呵！從戰

地到戰地，從戰場到戰場，他們幾乎常在身體和精神的緊張之中，毫未安靜。我們隊伍的成績和我們一切敵人隊伍成績的巨大分別，便是在這件事實之中。

瑪倫河弧內會戰的礮聲好像巨雷暴雨的不斷的轟鳴，時而大聲，時而昏濁地闖到阿文。現在差不多寂靜了。

八月八日早晨這種安靜忽然中止了，西南發生異常的戰鬪喧囂。從佩綸地方軍司令部來的頭幾個報告，不很嚴重。敵人用巨大的坦克隊從阿眠聖昆丁大路兩旁侵入我們的陣線。詳細的情形暫時查不出來。

但是這種恍惚不定的情形，雖然連絡多次中斷在最近幾點鐘內就停止了，敵人深入了我們陣地，我們失落了礮臺，是沒有疑問的。我們命令奪回礮臺。馬上反攻，恢復原有的形勢。我們派軍官去查明事況，使我們的意志與目前受震動正面的司令部的命令，完全調和一致。但是發生了什麼事呢？

英國在極濃厚的霧中，舉行強大的坦克攻擊。戰車進行時幾乎沒有遇見任何天然的，可惜也

沒有人爲的障礙物。因爲我們在這個正面，只是多想到攻擊，很少想到防禦。

但是緊靠着敵人築壘，建障礙物，也只是富於損失的工作。因爲敵方觀察者，只要在某處看見一種任何運動，或許只是幾個人，就要把他的礮火轉向到那裏。最好似乎是靜藏在高深的麥子中間，雖然對於敵人的榴彈沒有防禦，但是敵人的望遠鏡卻看不見。我們用這種方法在靜臥時，顯然救了許多人的生命，但亦有一次喪失更多生命的危險。不但在最前線工作很少，在後方幾乎更少；剩下的只有一些塹壕部分和零星的支撐點。在這所謂安靜的正面，只有很少的隊伍，從事延廣的土工作業。我們要用大多數的人到別方面去作大規模的攻擊會戰。

在這個八月八日，我們應該作那些我們屢次在同樣危險情形中所作過的事。敵人開始所得的結果，對於我們，實在不算是奇怪的現象。我們從一九一六至一七年，在維爾登，阿拉斯，維特沙忒，喀姆布來都領教過了。最近我們在索阿松也認識並勝過了。在目前這件事中，形勢誠然非常嚴重。敵人坦克車侵入的很寬，同時也異常之深。戰車走得比直到現在都快，侵襲師司令部的宿營，衝斷由該處至作戰隊伍間的連絡。高級司令部被隔絕了，最前線總得不着命令。這一天特別危險，因爲

濃霧阻礙着任何眺望。預備抵抗坦克的礮，雖然向發動機和鏈子響的方向射擊，但那些鋼製巨物，多次忽然從別種方向現出來襲擊，紛亂的謠言開始在我們陣線裏傳播。有人以為英國大部分的馬隊，已經到了德國最前面步兵的遠後面。前方的人都在懷疑，離開那方才還拒擊敵人在正面強烈攻擊的陣地，向後面找失去了的連絡。幻想造成了虛景，以為是實在的危險，「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凡是在那塊發生，應該變成我們頭等大禍患的事，在人情上都是可以明白的。老的，受過戰事試驗的兵，在這種情形之下還是安定的；他不幻想，他思考事實！但是這種老兵恰恰少得看不見；他們的影響，也不是到處都有支配的力量，軍隊裏有別種勢力。忿懣與頹唐——雖然有一切的勝利，但戰事還是不給我們一個結束——也毀壞了我們許多忠勇兵士。野外的危險與工作，戰鬥與毫不休息，從國內來的，對於生活困難——有些是事實，也有許多是想像——的訴苦，都逐漸令人憔悴，如果有人想不到一個結束時，特為尤甚。敵人在他那用飛機擲下來的大批傳單上寫道，只要我們講理性，或許也放棄我們所拉得的這和那，那他並不十分嚴酷地待我們。然後一切都可以迅速地

重新變好。並且我們可以在和平中，各民族永遠和平中繼續生活。以後將有新人物，新政府來照顧本國內部的和平。這也是在現今一切戰鬥之後一種多福的和平；所以繼續爭鬪是無用的。

人談這，討論這；兵士以爲敵人也不至於完全撒謊，任自己中毒，並且去毒別人。

我們逆襲的命令在這個八月八日不能實行了。沒有隊伍，特別沒有作一種這樣攻擊準備的火礮。因爲在突入處所的大半礮臺都喪失了。應該調新鮮的步隊和新的礮隊來，而且要用汽車和鐵路運。敵人認識鐵路在這種情勢下，對我們是如何重要。他的重礮以及最重的礮向我們後方遠處射擊。在幾個鐵路點上，如佩綸，敵人飛機成從來未見的大羣，在城上和車站上旋轉，有時落下炸彈雨來。雖然敵人這樣利用我們軍隊後方的困難，但是幸而他沒有認清楚他最初戰術結果的全部巨大。他在這天沒有進攻到索姆河畔，雖然他在這條路上只能遇到我們這方幾乎不足稱述的兵力。

接着這個八月八日惡運的上午，來了一個比較安靜的下午，一個更安靜的夜。在這夜裏我們頭幾批援兵滾滾而來。

情勢已經太不便利了，我們不能從原來要求的反攻，期待收復從前的戰鬪正面，逆襲需要較長久的準備和比我們八月九日早晨手邊所有的較多的隊伍。所以我們不應當而且不准鹵莽從事。但是戰鬪正面的人焦急得很，以為不能再等待了。他們以為耽誤了良好機會，自己跳到不可避免的困難中。所以有一部分調來的，可貴的，新鮮的步兵，只得着局部的結果便沒落了，對於大局並沒有益處。

八月八日的攻擊，是由英兵右翼舉行的。接着南邊的法國隊伍，只在微小範圍中參與戰鬪。但是我們應該預期着，不列顛這次的大結果，也要使法國陣線運動。如果法國人能够迅速地向維勒河衝破，那我們遠朝西南突出的防禦弧的情勢，就一定不祥了。所以我們命令離開我們直到如今在洛阿西南的第一道防線，向該城地方退卻。

八月八日的結果及我們在西方至九月底之繼續戰鬪

我們八月八日戰敗，對於政治上的影響，我並沒有誤認。我們七月十五日至八月四日的戰鬪，

在外國和國內都可以當做一種未成功，然而勇敢的企圖，如同在各次戰爭中往往有的一樣。反之，八月八日的不幸，在一切心目中卻是一種公開的弱點結果。我們在一次攻擊戰中失敗，與在一次防禦戰中被失敗，是完全不同的事。我們敵人能夠向世界公佈的戰利品數目，要算一種明白的表示，國內和各同盟國應該誠惶誠恐地諦聽着。所以我們的任務，——保持鎮靜，與夫觀察情形固然不應自欺，但是也不應過度悲觀，——愈加重大。

軍事局勢實在變嚴重了。但是恢復被攻擊的防禦正面的戰況，再補充已失去的戰用器材，調生力軍來也都還可以辦。不過不能挽救戰敗的效果。我們應該算着，敵人因為這次大成功的刺激，現在也要在別的地方企圖這樣的攻擊。他現在得到了經驗。在我們防禦線內，和一九一七年比較，有各種的弱點。第一是技術方面。在一九一八年春季新得的陣地上，我們隊伍大都只築了很少的堡壘。在阿眠東部地方以及正面的別處都太多議及繼續攻擊，太少論及防禦的必要。加之，我們大部分作戰隊伍的態度，又足以使敵人明白，在我們防禦正面上，已經不是到處都有一九一七年那種不屈不撓的反抗意志了。此外，敵人從春季以來從我們學了乖，他在最後幾次作戰中，應用了我

們屢次澈底擊敗他的那種戰術。他並不在數月之久的攻擊準備之後，才攻入我們的戰線，他不像一個楔子擊到我們防禦陣地裏尋求決戰，他卻用寬廣的進攻襲擊了我們。他現在敢用我們這種戰術，因為他認識了我們防禦正面的弱點，如果敵人反覆地以同等壓力從事這種攻擊，那照我們軍隊現在的狀態說，他要逐漸麻疲我們的反抗力量，不是完全缺望的事。但是在他方面，從敵人以前各次開始大勝的結果看來，他這次也不得不到他可以得到的利益，我仍希望我們要戰勝將來的危機。

根據這種思想的進行，我以為我在八月十三日，在斯帕政治會議中，我應該向政府當局，說明軍事的狀況，這狀況雖然嚴重，但是我們不准忘記，我們還總是深深紮在敵人境地裏。我於次日也向我皇上陳述這種見解，在良久共同會議之後，更做了這個結論。我對於首相赫德林伯爵的意見：必須等到我們現在軍事狀況，有了一種改善，我們才可以進行一種實際公開和平步驟，也沒有什麼異議。我們應該放棄我們直到現在的政治目的到什麼程度，與軍事局面的改善頗有關係。

因此，我以為不相信戰事有滿意結束的時候，在八月中旬還沒有到來。雖然軍隊在最後戰場

上有些可悲的個別現象，我一定盼望它在最近還可以忍耐一次。我也深信國內有充分的力量，足以勝過現在的危機。我十分明白，本國直到現在所忍受的犧牲和缺乏是如何的大，它將來或許還應該繼續忍受的是什麼。法國——四年來在它土地上作戰的法國——所應該忍受的痛苦不是更大嗎？難道該國在這全部時期中，在每次失敗下，曾有一回喪膽；當我們榴彈達到它首都時，它曾經失望嗎？我想，國內在這種嚴重危機中，也要注意這些事，堅持不變，但願我們在戰場上堅持不變。如果這件事成了功，照我看對於我們同盟國也不能沒有效果。至於奧匈聯邦和保加利亞的軍事任務，是件輕易的事。

在我這種考慮之中，顧念保持我們戰鬥名譽的心思並不佔重要地位。我們軍隊在這四年戰爭中，已經十分鞏固地建立了這個名譽，無論敵人將來怎樣辦，是不能奪去的。爲我決定和提議很緊要的事，只是顧慮祖國的幸福。如果我們不能用戰場上的勝利，逼迫敵人媾和，給使我們德國將來確實安全的一切，那我們至少可以使敵人的力量在戰鬥中疲憊。以後或許我們可以救出一個可以忍耐的國家存在。

福煦將軍在瑪倫河弧內戰事終了之後，他很知道，如果讓我們隊伍有時間去休息，那他所得的結果就又要失掉。我覺得敵人領袖，現在不得不孤注一擲了。

八月二十號法國人在鄂阿塞河與恩河中間向收尼 (Chaunry) 進攻。他們在三天戰鬪之後把我們擊退到該處。八月二十一日及其以後幾天，英國人把他們八月八日的攻擊正面，向北擴展到巴坡謨的西北。敵人三番五次的侵入，也逼迫我們在這塊逐漸撤回我們陣線。八月二十六日，英國人在阿拉斯兩邊向喀姆布來方面我們陣地攻擊。他衝過來，但是終於被攔阻了。敵人於九月二日，終於重新闖過了我們在阿拉斯——喀姆布來大路邊的戰線，逼得我們把全部正面撤回到西格夫里陣地。爲節省兵力起見，我們同時放棄里斯河北岸含有刻麥爾山和麥爾維爾突出的弧。一切困難的決定，都應該在九月第一星期終了時實行。但是那些決定並沒有使局面得到理想的減輕。敵人馬上到處追擊，緊張持續着。

九月十二日，在維爾登東南和蓬塔穆松附近直到現在安靜的正面，開始戰鬪。我們在這塊紮在我們一九一四年秋季停滯着的陣地裏，是個在戰術上不合式的形勢，足以招惹敵人大舉攻擊。

法國人爲什麼幾年之久讓我們站在這突入他全部正面的大三角形裏，是不大令人了解的事。如果他用巨大的打擊，衝過了這三角形的基線，那對於我們是一個難避免的嚴重危機。或許人要說，我們不老早，至遲在停止攻擊維爾登的時候，放棄這種局勢，是我們的一種錯誤。但是我們恰恰因爲這個陣地，對於維爾登周圍敵人的運動自由，施行一種極高度的重大壓迫，並且封鎖那於他十分重要的要塞南方的馬斯河谷。直到九月初間，在馬斯河與摩賽耳河中間，戰事比較活潑的時候，我們才決定放棄這個陣地，撤回到早已預備好了的基線陣地。但是在這個運動尙未完成之先，法國人和美國人就攻擊我們，把我們打敗了，十分嚴重。

此外，我們對於敵人的攻擊，實在保存了我們的正面。九月廿六日敵人朝香賓延長攻擊，最先並沒有大改變從海岸到阿爾良林的局勢。反之，美國人在這幾天之內，卻在阿爾良林和馬斯河之間闖入我們的戰線。因此，北美勢力在結局戰鬥的戰場上，第一次表現成爲一個獨立的軍隊。我們西線，雖然因爲敵人的突入，屢次撤退，但並沒有被衝破。它動搖，但是沒有倒下。可是在這個時候，我們整個作戰正面，卻被扯了一個寬裂口。保加利亞崩潰了。

我們同盟國的作戰

保加利亞的崩潰

保加利亞的内部情況在一九一八年，也沒有大變更。它還是嚴重。但是該國的外交，在此種情況之下，似乎沒有受着什麼影響。保加利亞不負責任的人物，在中立的瑞士國土上，與協約國交涉的報告，卻時常達到我們的耳鼓。在所非亞美國公使館裏，也是破壞我們計劃的一個發生地，是勿用疑感的。我們作了排除它的試驗，但是徒然無益。『政治』要我們在厲害戰爭中緩緩進行。

該國政黨間的暗潮持續着。軍隊也繼續受影響。刺多斯拉窩夫終於在春季被他的敵人打倒了。新人物向我們確實申明，要忠實地遵守同盟義務。這在我們是最要緊的。

保加利亞民族中不高興戰事的心理在這時候強烈地增加。糧食供給的困難，一天比一天地

大。在這種困難之下，特別受苦的是軍隊，這便是說，政府讓他們受苦。兵士有時應該受餓，尤其是穿的衣服也很單薄，有時缺少最需要的東西。有兵變的事，但是大半都瞞着我們。軍隊裏面攪着別種分子。他們使用所佔地方的被壓迫的人民，以便保持隊伍的數量。所以逃跑的人異常之多。在一切這種情形之下，隊伍精神的腐敗，難道是足怪的事嗎？這精神在春季顯然達到了它的深度。當時保加利亞最高統帥部，因為德國兵團司令部的鼓舞，在阿爾巴尼亞境上，鄂赫里達湖的西方，準備一個攻擊。我們希望這件事成功，可以有效地封鎖那條為敵人很重要的聖大夸郎體—科爾卡（Santa Quaranti-Korca）的大路，再對於軍隊和人民的氣象有種良好的反響。這種企圖的實行，最後顯出是不可能的，因為照着保加利亞軍官的宣言，隊伍要拒絕這種攻擊。還有可慮的情形表示着，五月裏保加利亞的隊伍，在馬其頓正面中部，沒有抵抗希臘人和法國人的攻擊，幾乎沒有戰鬥就離開了他們的陣地。規定去作迎擊的那個師團大部分都叛變了。

但是軍隊內部的狀況，在夏季似乎又改良了。我們盡力幫助，把我們儲蓄的糧食給他們，又輸送衣服去，我們當時在西線的結果，在保加利亞的軍隊中，也激起了巨大的興奮。但是如果在我們

方面有了劇變，這種提高的氣象就要迅速地破裂，那是很明白的。所以七月底人們報告那裏民氣比較良好，也不能叫我們不相信那種危險。

敵人在馬其頓正面兵力狀況，在一九一八年似乎沒有幾大的變更。根據我們與保加利亞在羅馬尼亞最後的妥協，保加利亞可以把它所有的兵力集合在一個正面上。從馬其頓調走幾營德國兵，比較這種增援，在數量上絲毫沒有關係。英國有一師已調到敘利亞；法國隊伍把它最年輕的兵士送到本國去了；那新近動員的所謂希臘國王的幾師團，表示不大高興作戰。看起來，正因為這個原故，希臘兵才擔任斯特魯馬地區的防禦。根據逃兵的報告，如果德國隊伍到了斯特魯馬正面之前，那這些希臘隊伍的大部分，都願同我們聯合。所以我們把在西方主要戰鬪正面不用的幾營，送到馬其頓去。他們在了結保加利亞戰事的那一刹那，才達到他們的目的地。

九月十五日的晚上，我們得到馬其頓協約軍隊開始攻擊的第一個新消息。這個日期很奇怪。因為保加利亞的兵士在春季已經宣言，如果戰事到那時候還未了結，他們就要在這一天離開陣地。

在他方面也很奇怪，敵人在最荒野的山地中，選了一個地方去攻擊，在那地方只要保軍和它的下級軍官，有幾分抵抗的意志，要想突過就應該有極大的困難。所以我們深信這戰事一定有個好結果，等候敵人在瓦答河谷劇烈決心的攻擊。我們曉得在那塊和多伊蘭湖地方，英國人早已做了攻擊準備。照我們看來，這塊因為防禦陣地異常堅固，也沒有危險，只須保加利亞方面要去加以相當地抵抗。至於兵的數量，保加利亞最高統帥部一定具有。

關於九月十五戰況，最先來的報告，沒有使人憂慮的理由；可是最前的陣地都失落了。一種這樣的經過本來不算不平常的事，重要的是敵人在頭一天沒有順利地突破，後來的消息比較危險些。保加利亞人繼續被擠到北方去，超出我們最初假定的範圍。最先參加戰鬪的隊伍，似乎很少戰鬪力，更少戰鬪意志。來到的或應該來到的補充隊，都表示不願置身敵人砲火之下。眼看着，他們寧願把戰場交給敵人，這事發生在那個與馬其頓戰地各種連絡最重要輻輳點，即格刺德斯科，非常近的地方。

如果格刺德斯科陷落了，或者敵人能夠用大砲轟擊該城，那本在摩那司地方的右翼保軍

就要失去最重要的連絡，他們在現在陣地裏的給養就不能持續下去了。但是在瓦答河谷兩邊保加利亞中軍，也因為那條鐵路同本國切斷了。保加利亞各領袖，沒有看透這種切身的危險，不把一切都拚上，為大多數軍隊防禦一種難於名狀的災禍，似乎是不可解的事。

在瓦答河和多伊蘭湖中間的保加利亞隊伍，與格刺德斯科南方的保加利亞隊伍相反，從九月十八號以來以最大的憤激作戰。英國人想在這塊衝破，但是沒有結果。保加利亞的勇氣和不屈不撓的意志又在燦爛的光輝中表示了一次。但是如果在格刺德斯科方面流行着意氣頹喪，甚至或許比意氣頹喪更厲害的事，那在多伊蘭湖邊的英勇，又有什麼益處呢？

德國軍官想用德國隊伍拯救保加利亞軍隊中的局面，徒勞無功。如果左右的保加利亞人都離開了戰場，那弱小的德國隊伍又有什麼用呢？向敵人開去的幾營德國兵，遇着幾團完整的保軍湧來，都公開拒絕戰鬥。一種特殊的現象。保加利亞士兵的宣言更要特殊：他們回家鄉到妻子那裏去，要再看看房屋庭院，並且種他們的田。他們大都不侵犯他們的軍官。如果軍官同他們回家，他們就歡迎。如果他們要留在戰場上，他們就應該單獨去幹。如果來了一個向敵人開去的德國人，在羣

衆中有了困難，保加利亞人志願跳來，在前進中幫忙把德國的礙，搬過不好的路程到戰場上去。但他卻把戰鬪的事交給德人。雖然保加利亞這樣喪失了馬其頓，但是保加利亞的農人說，他在本國有充分的土地；所以他們回到本國，把爲馬其頓和直到現在想做大國計劃的憂慮和戰鬪，都交給別人。

負有鄂赫里達湖到多伊蘭湖司令權的德國軍官，因爲這種關係，看到自己是在無窮盡的困難情形之前。把所有的德國隊伍，兵站人員，國民軍和新兵都集合起來，以便幫助保加利亞的中軍，再拯救格刺德斯科。這件事成功的希望越過越少。保加利亞的中軍退得不止，所以收回該軍的兩翼是唯一的拯救方法。一種這樣的運動，在戰術上，本來只能喚起很少的不利，因爲在馬其頓有一層一層巨大的防禦陣地，敵人愈向北去，他後方的連絡就越發困難。雖然瓦達河谷的放棄，使保加利亞的後方連絡也變壞了，但用這種方法，似乎至少可以拯救軍隊的大部分。

保加利亞的軍事領袖，對於德國兵團司令部的決定，起了極嚴重的疑慮。他們以爲他們隊伍在現在陣地裏還可以團結，甚至可以作戰，反之，照他們觀察，如果人下一道退卻命令，那軍隊就要

完全瓦解。

一個實在令人失望的局面，特別令一切有關係的人失望。保加利亞人埋怨那塊沒有充分的德國隊伍，因為我們把從前在那塊的隊伍調走了一部分。但是幾營德國兵在這總崩潰中，又有什麼益處呢？爲得防禦馬其頓正面，我們應該送幾多德國師團去呢？德國不能一面在西方找決戰，一面又要送它的師團到保加利亞去。保加利亞人不要看透德國的力量也應該疲竭了。保加利亞的力量原來還沒有疲竭，所疲竭的只是保加利亞的作戰意志。

我們在大本營裏也有些惡劣的問題。我們應該試試，在保加利亞拯救應該拯救的東西。所以我們應該，而且立刻送援兵去，無論我們怎樣困難。當這種必須顯現到十分廣大時，是九月十八號。讀者試思，這時候我們西線的戰事該是如何劇烈。幾天之前，美國人在馬斯河與摩賽耳河之間，得到了巨大的成功，而且眼前該處的攻擊還要繼續擴張。

我們能够抽出的第一支援兵，是一個混成旅，該旅是規定在外高加索用的，剛才調過黑海去。我們用無線電叫他們轉身，經過瓦爾那（Varna）——所非亞前來。但是這些兵力不够用。我們東線

還可以抽出幾個師團。我們要把那幾師送到西方一個沈寂的正面去。但那是什麼隊伍呢？沒有三十五歲以下的人，所有的壯丁都已經送到西方去了！難道還能夠期待他們有一種特別成績嗎？就令他們帶着最善的意志，但是在這種氣候裏面，在一個山嶺地帶，沒有作戰的裝具，他們在馬其頓正面的用處是很有限的。但是他們不得不去，因為不但保國軍隊，就是保國隊伍和保王，在這個極嚴重的危險中，都非得到德國的援助不可。

我們也從西方送援兵來。我們阿爾卑斯軍團，剛從最劇烈的戰鬥中抽出來，用火車輸送到尼斯。同樣奧匈聯邦也參與幫助保加利亞的試驗，派了許多師團供用。因此，我們在西線就放棄要奧匈聯邦繼續幫助的意念。

等到德奧援兵能夠達到的時候，應該試試，至少救出大部分的保軍。所以保加利亞雖然十分躊躇，德國兵團司令部仍向保加利亞的中軍和右軍下了退卻的命令。多伊蘭湖北方，柏拉西捺山（Belasiza）陣地，應該組成這個全部運動的迴轉軸。

保加利亞的左軍，在這全部時間內，沒有受着攻擊。他們在柏拉西捺山上和斯特普馬河後的

陣地，都有最大的兵力。少數的機關槍和礮兵連，就足以做它的防禦。雖然如此，在這支軍隊中，也傳播着紛亂；勇氣與冷靜思考都消逝了。司令以為他的局面不能支持了，懇切請求保王，立刻締結休戰條約。保王答道：「您死守您所有的陣地」。這話證明保王是這局面的主人，我沒有看錯他。

太子波里斯也十分會辦他的任務。他跑到正面去，以便在那塊拯救應該拯救的事。但是在這種普遍無頭腦，與意志消逝之中，一個人雖然得許多人的愛戴和一切人的崇敬，又能夠做什麼事呢？

中軍於九月二十日按照命令開始退卻。這退卻弄得無秩序；不靈敏的部署更完成了這種紛亂。各司令部都失了效力，軍司令部尤甚。這塊只有一個完整的人，眼光清楚，具有最善的意志，即司令是。

右軍有件困難的責務。它們的主要退卻路是經過普利勒普到威勒斯（Velas）。因為敵人已經站在格刺德斯科之前，這條道路異常受恐嚇。較西有另外一條路從湖區和摩那司提地方完全經過荒野的阿爾巴尼亞山嶺（Albaner-Gebirge）向卡爾坎德倫（Kalkandelen）。它同經過威

勒司的那條路在羽斯屈布 (Ueskueb) 聯合。這條經過亞爾巴尼亞山嶺的路是穩妥的，但是很難。較大的隊伍集團是否在這些地方尋得到必需的給養，殊為疑問。雖然有這種躊躇，但仍須派一大部分到那條路上去。當敵人奪取了格刺德斯科，以後從東南向普利勒普——威勒斯那段路進攻時，更有很多人擠到那塊去。格刺德斯科於九月二十一日就陷落了。這個卑陋的地方在戰事中變成了一個形式完備的營盤，我們看到它的佈置和偉大，就想到一個美國的新建築物。這塊藏着巨量儲蓄品，够一次全部戰役之用。人在那塊倉庫裏，不覺得在陣地上的保軍應該缺乏任何東西。現在這一切如果不由保加利亞人毀壞消滅，就要變成敵人的戰利品了，不獨在格刺德斯科，而且在別處，保加利亞還有豐盛的物品。它們直到現在都隱藏着。由繁文縟節的辦法片面照顧着，這種辦法在保加利亞也和一種外皮一樣蓋覆着人民的生活，雖然有寬大的法律和愛自由的國會。

所以保加利亞只要自己不以為，不要以為沒落，還是可以繼續作戰的。我們的——也得着保加利亞最高統帥部同意的——計劃如下：中軍應該回旋到從前保加利亞的邊界上。右軍應該在羽斯屈布或是更向北方集合；它是由滾滾而來的德奧師團增強了。這支在羽斯屈布的兵方，極足

以維持那個局面；並且如果保加利亞軍隊有幾分可用時，我們還盼望不久能够再從羽斯屈布向南方去攻擊。敵人如果沒有休息，想以強大的集團追擊到羽斯屈布和從前保加利亞的邊境，似乎是不可能的。我們把鐵路和大道都根本毀壞了，敵人怎樣能够部署他後方的連絡呢？我們也盼望，保加利亞隊伍在接觸他本國土地時，可以把力量和負責感覺集合起來。

如果羽斯屈布能够保持得這樣久，直到保加利亞隊伍過卡爾坎德倫來的時候，那這個建議的作戰運動才可以辦到。這個任務似乎容易，因為在實際上，敵人過了格刺德斯科，只帶着比較薄弱的兵力來追擊。

在這些事變之中，所非亞還是異常安靜。我們派到該處去的幾營兵，任務為鎮定人民，保護並扶助政府，簡直沒有尋着我們意中所害怕的興奮。可是那塊的生活卻令人得到一種特殊的印象，這是由那些脫離部隊，經過京城到家鄉去的成羣結隊的兵士喚起來的。兵士把他們的槍隻交給兵器廠，向戰友和長官告別，甚至有一部分老老實實地說，只要他們把他們的田種好了，他們還要再來的。一種特殊的景象，一種可注意的精神狀態，或者是一種預先商定的勾當？但是我們沒有理

由，假設兵士有一種這樣的行爲。至於在這種紊亂中，不到處都是和平進行，那是很明白的，但嚴重暴動的謠傳，大半都被證明是言過其實。

正面的形勢沒有變動。保加利亞大部份軍隊，不斷地繼續退卻。雖然敵人來追的兵力薄弱，它也不能抵抗。人想把一些羣堆——人幾乎談不上它是密集隊伍——攔阻，再對敵人取個正面，至少在幾個地方，部署一個有規則的反抗，但是徒然。如果敵人一來，保加利亞人在放幾槍之後就離開他們的陣地。德國隊伍再不能扶助保加利亞去抵抗了。德國和保國軍官把槍拿在手裏，自己以身作則，來感動那般躊躇的，任事不管的羣衆，這種辛苦，也同樣是徒然。

這樣，敵人在德國和奧匈聯邦新隊伍還未能達到羽斯屈布以前，就到了該處附近。但是九月二十九日，保國右軍的大部分，在卡爾坎德倫從山嶺中走了出來。他們只須從那塊慢慢在良好的大道上向羽斯屈布進發。根據我們得到的報告，這隊伍絕對能够戰鬥。因此，最嚴重的危機似乎應該度過了。軍事上雖然如此，但在道德上這件事卻完全沒落了。關於此事，不久就無用疑惑了。薄弱的塞爾維亞兵力佔據了羽斯屈布。卡爾坎德倫的隊伍都沒有效力；他們投降了。九月二十九日

的晚上，保加利亞締結休戰條約。

亞細亞土耳其勢力之倒塌

一九一八年初，土耳其的作戰意志有一種奔放的發展。在亞美尼亞高原冬季還未完了之前，土耳其就向該處俄國隊伍攻擊。在這個區域內，俄國勢力只表示成一個魔鬼而已。那隊伍的大部，已經完全紊亂了。所以土耳其的前進，只是遇着亞美尼亞隊伍的抵抗。但戰勝這時期中這高原情形阻攔土耳其人的障礙，比排除那種抵抗尤爲困難。雖然如此，前進仍成了功，這是土耳其政治方面沸騰生活力可注意的現象之一。土耳其過了土屬亞美尼亞的境界，向外高加索區域進攻，驅策他們的有各種動機：大伊斯蘭主義的夢，復仇思想，希望賠償直到現在所喪失的國土，再期待戰利品。還有一種別的原因，即尋求人力。這個國度，尤其是華美的小亞細亞的殖民區域，關於人力方面已經完全告竭了。在外高加索的阿賽爾北占（Aserbeidschan）地方，與高加索回教民族中，

旗●下作戰。土耳其人向我們報告他們預期的志願軍數目，是土耳其幻想豐富的表示。如果我們要相信土耳其的報告，那我們就應該假定，俄國回教民族，許久以來除開同土耳其國合組一個唯一巨大堅固的宗教國家外，再沒有較大的希望。土耳其在這個區域內得到新兵力，英國看到非把它的特別目標轉向這種事變的發展不可。這種思想是不能隨便放棄的。可是雖然如此，仍應平靜氣地去觀察事實。所以我們試試對於土耳其希望的上升浪潮，加以鎮定，但不敢望有預期的結果。我們以為土耳其在全部戰事範圍內的主要任務，應該是在敘利亞和美索不達迷亞方面去找，不應在高加索和裏海方面去找，也得到土國政府的贊同。但是如果在遙遠戰場上的各司令，要走他們自己的路，那在君士坦丁堡的約言和良善意志又有什麼助益呢！

為得在外高加索，把儲存豐富的戰時原料，至少救出一大部分，為普遍作戰之用，我們派隊伍到革窩爾根 (Georgien) 去。我們盼望幫助該處政府建造一個有秩序的經濟生活。

但是君士坦丁堡的大伊斯蘭主義和戰時奸商，在巴庫 (Baku) 落到土耳其人手中，即土耳

● 土耳其的國旗。

我們同盟國的作戰

其在亞洲舊統治權崩潰的時候，還是異常努力。

經過外高加索到波斯獲得巨大勢力的目的，也把土耳其在東方引得非常遙遠。他們要經過波斯，攻擊英國在美索不達迷亞作戰的側面，這計劃原來是好的，但是實行卻需要時間。可是我們是否找得着這個時期，殊為疑問。但或許土耳其在北部波斯的最初運動，已足羈絆英國的兵力，因而為土耳其救出美索不達迷亞。

正如由白海經過阿爾漢革爾斯克一樣，英國也似乎要經過裏海和巴庫，在俄國確立一個勢力。因為這些原故，實行土耳其在波斯和外高加索的計劃也於我們有利益。不過不准爲了此事，疎忽美索不達迷亞，尤其是敘利亞的防禦。無論如何，在阿勒頗地方，配備一個馬上可用的土耳其補充軍，防備英國人在套魯斯山南方一切作戰的可能性，比在波斯從事大規模的作戰要有價值得多。

美索不達迷亞的情勢，自一九一七年秋季以來，照地圖上看，並沒有變更。但是實際上，摩蘇爾 (Mosul) 南邊地方，已經爲土耳其軍造下了一個大禍，雖然不是在砲火之下。正如一九一六至一

七年冬在亞美尼亞高原一樣，一九一七至一八年冬在美索不達迷亞平原，土耳其兵士死了巨大的數目。人說在該處陣地餓死，或因這種悲慘結果而死的有一萬七千人。這數目是否正確，我們不能細查。「誰餓死，也是英雄的死」，一個土耳其人向我們這樣老實地說，這話並不是由於粗鄙蔑視禮儀，卻是由於內心實在的深信。只有從前土耳其軍隊的殘餘，在美索不達迷亞活過了春季。他們是否能夠變為可以作戰的兵力數量，殊為疑問。人問道，英國為什麼不在美索不達迷亞攻擊？或者說得好一點，他們為什麼不直捷了當地前進呢？難道土耳其勢力的幻影，足以使它的敵人保守他在殖民地作戰的教條嗎？英國司令可以用各種可能的理由去解釋他們小心謹慎作戰的原因，只有一種理由他不說，即敵人的兵力。

當亞美尼亞高原、土耳其其國防軍再奏凱旋時，敘利亞的戰鬥並未停止。英國人在敘利亞陣地屢次舉行正面攻擊，但局勢並未因此有大變更。一九一八年春，英國作戰似乎終於討厭這種永遠的單調了。他們提起精神，作了一個新計劃，衝過耶利何城侵入約但河（Jordan）東部地方。英國人以爲這個區域的阿剌伯民族，只期待那從土耳其束縛之下解放他們的人出現之後，就馬上去

攻土耳其的後方。可是這個企圖在少數德土兵力之前，感謝土耳其超羣絕倫的司令，很不名譽地失敗了。因此，敘利亞正面形勢一直到夏天都被拯救出來了。在這個時季，照例在那個炎熱地帶要發生普遍的寂靜；但是我們一定要等着，英國人在秋天要在任何方復習他的攻擊。我們相信，這個中間時期，足夠輸送土耳其生力軍，去鞏固敘利亞正面的形勢。

土耳其國內部困難在一九一八年仍持續着。蘇丹的死最先對外並沒有顯著的影響。內部逐漸開始一種改革的運動。新蘇丹看起來是個實行家。他表示着最善的意志，脫離委員會直到現在的監督，反抗有害於國的嚴重事件。他從傾向舊土耳其的團體中，選擇他周圍的人。

我在克洛次那赫認識新帕的沙（Padischah）●那時他當太子。我當時很榮幸他做我的客人。因為直接語言的困難，蘇丹只說土耳其話，我們由翻譯轉達的談話，實際上只限於致辭的交換。太子對於我演說的答辭，表示一種很有同盟友誼的特徵，他即位後的態度也與這相適合。

蘇丹特別有意以個人勢力影響軍隊。他也要去視察偏僻省份的軍隊。巨大的缺點是否能夠

因此被排除，我不敢斷言。

這國度因爲戰時狀態完全精疲力竭了。它幾乎不能再供給軍隊以任何新鮮力量。所以在夏天敘利亞正面情形，也沒有十分加強。交通如此困難，在那塊是否能够得到更好的結果，殊難斷定。軍隊給養狀況還是惡劣。隊伍沒有餓死，但他們幾乎不斷在未止餓中過日子，身體疲憊，精神遲鈍。我從前已經說過，我們應該放棄從敘利亞正面調走德國隊伍的企圖。那塊的德國司令以爲只有用德國的援助，才能使局勢鞏固。土耳其人特別因爲印度回教民族逃兵的報告，不很重視那對峙着的印度英國軍隊的攻擊精神。英國司令直到現在的成績，也很少令人得到深刻的印象，以致土耳其人覺得有理由希望，能夠用現有少數兵力，去欺騙敵人，說至少有繼續反抗的可能。這樣一種欺騙能夠維持幾久，全看敵人最後是否要振作精神，從事一種有力的密集的軍事行動，以便推翻那有薄弱德國支柱的土耳其抵抗的架子。

九月十九日英國人突然攻擊海岸平原的土軍右翼。它衝破該地的陣線，幾乎未遇着抵抗。印度澳洲騎兵隊的迅速前進，完成了敘利亞正面土耳其兩軍的敗北。

在這幾天內，土耳其因為保加利亞的崩潰，失去了它在歐洲直到現今的國境保護。因此君士坦丁堡在歐洲方面，當時完全沒有保障了。達達尼爾海峽的土軍，在最近各時期持續地變壞了。偏僻省份的軍隊，從該處取去了一切還有戰鬥價值的東西。除德刺乾有一支薄弱幾乎不能作戰的海岸守備兵外，都沒有防禦。有名的搽塔爾紮線 (Tschataldschalinie) 的防禦工事，只是些坍塌了的壕溝，和一九一二至一三年戰事後土耳其隊伍離開時一樣。其他一切地方都只是在幻想和欺騙敵人的計劃中。無論人在事後，對於這種狀況如何批評，但在這種情形之下，到底仍表現着巨大的意志，把一切所有的兵力都送到緊要的前線。如果外面的防禦壘壁被衝破，敵方洪流灌入了本國的內部，那就可哀了。

這樣一種洪流現在逼迫着全國的中心。在最初保加利亞崩潰消來傳來的時候，從君士坦丁堡派了一些迅速編制的部隊到搽塔爾紮去。但是這些部隊並不能作一種有價值的抵抗。我們馬上下令，從俄國南部調些德國後備軍到君士坦丁堡去，這只是因為在同盟道德上應該如是，並沒有實際的效果。土耳其人也決定，把所有從外高加索召回的各師團，都送到德刺乾去。但等到有價

值的兵力達到君士坦丁堡時，要去掉許多時光了。敵入爲什麼不利用這個時候去佔領首都。根據直到現在所有的資料還查不出。土耳其又在一個直接危機之前得救了。但是到了九月底，這種危機的發生，似乎只是幾天內的問題。

奧匈的軍事和政治

在奧匈軍攻擊意大利徒勞無功之後，愈顯得多瑙帝國在這件企圖上用了它最後和最好的兵力。它沒有那多數量和有道德的兵力，再去從事一種這樣的攻擊。這些軍隊的狀況，在派到西線來援助我們的幾師團的態度中，很明白地呈現在我們眼前。如果我們以後要要求他們做較大的戰鬪工作，就不能立刻使用他們。他們需要休息，訓練，尤其是預備武裝。這些事實，在來到的隊伍中，和奧匈軍司令部方面一樣，都是直言不諱地承認。一切奧匈司令部都費最大的辛苦，使在西部供用的奧匈隊伍，於比較短時間內，訓練得可以工作，適合他們將來的任務。如果這種目的不能完全達到，實在不是由於軍官缺乏工作和識見；兵士也表示得十二分願意。

奧匈國防軍在意大利的巨大損失，補充狀況的缺乏，各個隊伍政治上的不可靠，該國內部不穩的狀況，都不能給我們西線以一種實際巨大重要的幫助，殊為可惜。阿爾池將軍因為這種狀況，只得十分忍痛派各個師團到我們這裏來。他自己絕對深信這種救援有巨大的意義。奧匈各界是否都貫徹着同等願意救助的精神，是否到處的人對我們都有同等的感謝心情，和阿爾池將軍一樣，我不敢說。

奧匈軍隊正面上，夏季沒有發生什麼重要的事。這時候唯一有可注意價值的戰事，是在阿爾巴尼亞國土上。本來人們在那裏對峙了好幾年，什麼事都沒有做，意大利大約有一個增強的軍團在瓦羅納（Valona）及其東部，奧國人在阿爾巴尼亞北部。如果這個戰地不是同馬其頓正面有種關係，就沒有任何軍事意義。保加利亞總是害怕敵人在鄂赫里達湖西邊前進，包圍他戰線的右側。在軍事上說，敵人這樣的一種企圖，很容易從鄂赫里達地區把保軍西翼縮回到東北方去抵抗。但是當時保加利亞內政狀況，我已經說過了，不能從這個被佔據的地方收回保加利亞的隊伍。又保奧兩國在阿爾巴尼亞的齟齬，經我們苦心調解方才和平。

我們屢次設問，奧人爲什麼不從瓦羅納驅逐他們敵方意大利的人，這個艦隊根據點異常重要，爲封鎖亞得里亞海的第二道門扉是容易明白的。但是奧匈聯邦缺少一種這樣作戰的先決條件，即到窩汝沙（Vojussa）戰區相當有效的後方連絡。這樣一種企圖是不能依靠海洋的，但是陸地交通，在這荒涼的阿爾巴尼亞山地，戰前還不會有，又奧匈聯邦在戰期中不能有充分的建設。

奧匈聯邦在阿爾巴尼亞的作戰狀況，好像是玫瑰小姐的睡眠。只是有時候爲那範圍狹小，實力更狹小的相互企圖所擾亂而已。直到一九一八年夏，意大利從海邊到鄂赫里達湖地方採取廣大攻勢時，阿爾巴尼亞的情勢，才比較嚴重。那薄弱的，有一部分也很懈怠的奧匈部隊被擠到北部去了。於是在所非亞和馬其頓邊境上馬上就發生了憂慮，保加利亞要求我們以最高大本營的資格去干涉。我們用向奧匈軍司令部請求的形式，執行這種干涉，叫它們增加奧匈在阿爾巴尼亞的兵力，以便繼續可以保護馬其頓的側翼。奧匈統帥部超過了我們的請求，決定在阿爾巴尼亞反擊。意大利人又被擊退了。

●童話：玫瑰小姐睡了一百年。

我們同盟國的作戰

意大利人這次攻擊，是否含有其他任何政治和軍事目的，看不清楚。它與協約國後來向馬其頓正面中部所施行的攻擊，是否有任何密切關係，這個問題我尤其不能回答。奧國的反擊，因為阿爾巴尼亞山地狀況的異常困難，以及敵方人數的優勢，所得的成績甚為可觀。它實在值得我們同盟國方面的贊美。

一九一八年，奧匈聯邦內部狀況，仍在前述可疑的方向中繼續發展。民食的異常困難，有時迫得維也納發生危機。無怪奧匈當局，在聚集可獲取的給養品時，或在羅馬尼亞，或在烏克蘭，採取了與我們本身利益十分相反的办法。

在奧匈聯邦昏濁政治狀況之下，多瑙帝國常常向我們宣言，說過了一九一八年，它們不能繼續作戰，是不必詫異的事。結束敵對行爲的要求，表示得越發頻繁，越發強烈。是否像普通人所忖度的一樣，某人想做和平使者的野心，與此事有種實際重大的影響，我不願意討論。

伯爵策爾您於夏季辭去他外交總長的位置。伯爵自己說他退職的理由，是因為他皇上與息克屠斯·馮·帕爾馬 (Sixtus von parma) 親王信札，在他和他主人之間，造成了不可調和的

衝突。雖然伯爵的政治觀與我的政治觀有許多衝突的地方，而且他對我們也和我們對他一樣。公開地表示其衝突之點，但我對於他並不是不表同情。

在我看，伯爵策爾您是奧匈聯邦外交政策的模範代表。他聰明，對於我們共同合作局面的困難，認識得很清楚，對於他所代表的國家的缺點，能下適當的，直言不諱的批評。但是他的政治計劃，多半是在避免不幸的努力中移動，不在利用我們結果的企圖中旋轉。伯爵對於他祖國的利益雖然總是有一副明白眼光和汎愛的心腸，但是有一種奇怪的衝突，即他判斷我們的大局，多半在放棄中找救療法。因為這種矛盾，他總是不斷地企圖二重帝國勢力範圍的擴張，雖然他同時要求我們德國人，為全體同盟國利益起見，要有巨大的犧牲。策爾您伯爵同這時候所有的奧匈政治家一樣，都輕視他們祖國的能力。不然，他一九一七年春，在他剛接任之後，就不該說繼續抵抗為不可能，雖然奧匈聯邦的力量過了更久的時間都還足夠，而且在伯爵去職時，還絕對沒有達到衰弱而死亡的地步。在策爾您伯爵思想中有一種犧牲自己的樣子。他是不是不能反抗他皇上的求和企圖，或者他在良心上是否要幫助這種企圖，我在他在職期間，看不清楚。總而言之，對於我們那些敵人，

過度地，尤其屢次地主張和平，實在含有危險，伯爵沒有認識出來。我們看他在我們潛艇結果顯然開始成熟，敵人春季攻擊失敗，俄國瓦解對於我們敵人有反響的時候，失掉了政治上的安靜，並且激起德國國會的議和決定，便可以明白了。

我以為策爾您伯爵雖然在不勒斯特·里多夫斯克和布加勒斯多和議中，許多事令我們驚訝不置，但他對於我們，並不是沒有同盟道德觀念。他當時大約是怕多瑙帝國不能勝任和會的或種失敗，又維也納尋找麵包的叫喊，非立即與烏克蘭成立一種協定不可。

在策爾您外交政策領導之下，我們和奧匈聯邦間的政治問題，沒有尋着一種解決，把全部波蘭讓與二重帝國，因為以前所舉的各種原因，在過去和將來，我們都不能接受。

策爾您伯爵的後任布利安伯爵，在策爾您時代以前當外交總長時，已經在普勒斯與我認識。因為布利安在一切比較重要問題上，都好講究虛文形式，所以我不能盼望波蘭問題在最近期間有個結束。我還應公開承認，我的思想在最近的將來為許多比較緊要事物所佔領，並不要管這樣長煩而無結果的交涉。

在布利安伯爵重任外交總長的時候，他有一種當然的企圖，即從我們政治局面中找一條出路，愈速愈妙。他在西方戰局變壞的印象之下，十分頑固地催促和議，自然就人道觀點上說，是可以了解的。照我的觀察，這時候同盟國中之一，不應走出政治聯合戰線範圍之外，去向敵方求和。如果相信因此爲某一國或者爲我們全體，現在還能有比較重大的改善，那是一種錯誤。九月上半月在斯帕盤桓的土耳其大維齊，判斷這個局面完全和我們一樣。同時，保王斐迪南還說，他國度的求和在全體同盟國之外是不能成功的，但或許那時保王已經料想到，保加利亞在敵人計算中所佔的勢力份子的地位，只是如何微小。

因爲上述各種理由，我覺得不能以奧匈的試驗——九月中旬向協約國片面地提議一種和平協定——爲幸運。實際上，敵人對於這種辦法，也是要完全拒絕的。他們已經看透了我們當時的情勢，不要承認一種磋商和平的開始。繼續犧牲人命的問題，在他們並不關重要。至於這種恐怖觀念——只要人給我們德國人以一剎那的休息。我們就能迅速地恢復起來——卻完全支配着敵人的思想範圍。我們從前的成績，給了我們敵人以此如此巨大的印象，或許現在還是一樣。在當時我

們所遭遇，以及還應該遭遇的一切事中，這是使我們感覺高興的一件事。

走到盡頭

從九月二十九至十月二十六日

如果在大戰史中，不是久已寫定了德軍英勇的那一章，那麼在最後一次血戰中，就要用我們兒輩的血液，做成永久不可磨滅的記載。在這幾星期內，所有司令部和隊伍中的軍官和兵士，在身體和精神力量上，該受着如何巨大的要求！隊伍現在也應該打了一仗再打一仗，從這個戰場被送到那個戰場。只要所謂休息日子充足，就把那被擊破或炸散的部隊從新整理，給他們補充，把已解散的各師團的分子，編到別個師團裏面去。軍官和兵士自然都開始疲憊，但是如果應該阻止敵人進擊時，他們總是又重新振作起來。各級的軍官一直到最高司令部都變成最前線的戰鬥員，有一部分手裏還拿着槍。應該命令的事，大都只是「堅守到底」而已。

是的：「堅守」！這在有燦爛結果，這樣許多光榮日子之後，該是一種如何的放棄。這種死勇戰鬥的光景，雖然有些畏縮和無效的畫圖，我覺並不能因之減色。在一種這樣放棄的戰鬥中，不能激起得勝力量的感覺，人類弱點表現得比在任何處為強，是應該的。

對於整個的戰線，我們沒有兵力。我們只能成組或小組地去反抗。這種反抗所以有效，因為敵人也顯見得疲憊了。在沒有他們鐵甲車開道的地方，在他們破隊沒有把德國戰士統統轟斃的地方，他們很少舉行大規模戰鬥行為。他們不向我們反抗的地方衝，只是逐漸潛行到我們有空隙和被擊碎了的戰線裏。因為這些事實，總是重新激起我的希望，希望我們能夠抵抗到敵人疲憊的時候。

我們與敵人不同，沒有新的力量使用了。代替一個新鮮的美國，我們只有疲乏了的各同盟，而且這些同盟國都緊站在崩潰之前。

我們正面忍受這種巨大負擔還能夠有幾久呢？我有個問題，一切問題中最嚴重的一個問題：「我們應該什麼時候來個結束呢？」如果我們在這種狀況之下去問人類的大教師，歷史，那它就

要警告我們，不要謹慎，卻應冒險。如果我把我的眼光朝我們最偉大的國王的形像看去，那我就得到『堅持到底』的回答。

自然，時間與一百六十年前變得不同了。作戰的不是一個徵募的軍隊，卻是全部民族，全民族都牽在戰事中，流血，受痛苦。但人類的長短原來都是同等存在的。如果一個民族過早地衰弱，那就要受苦了。一切我都能負責，惟有這不能夠！

所以與戰場上戰鬪一起的，同時也有一種別的戰鬪。它的戰場是在我們國內。在這個戰鬪中我們也是孤立的。除開自信和良心外，沒有人為我們出計劃；除開希望和信仰外，沒有什麼維持我們。它們在我心中強大得充分，還可以幫助別人。

但是我們周圍愈過愈黑暗了！雖然德人在西線的勇氣，還總是在抵抗敵人決心的衝過，雖然法國和英國看起來都在疲憊，雖然美國以壓得死人的優勢，一天有幾十人徒然地流血，毫無結果，但是我們的兵力還是眼看着減少。巴爾幹來的消息愈壓迫他們，他們就愈早失敗。如果保加利亞終於崩潰了，誰去補那個空缺呢？我們自然還能够做一些事，但是我們不能夠，建造一個新正面。雖

然在塞爾比亞正在預備組織一路新軍，但是這些隊伍是如何的薄弱！我們阿爾卑斯軍團，幾乎沒有還可以作戰的部隊；滾滾而來的奧匈各師團之一，已經被宣告全不可用；它是由捷克民族組成，大半是拒絕戰鬥的。雖然敘利亞的戰地隔決戰的地方很遠，但是該處的戰敗，無疑地要磨壞忠實的同盟者土耳其，土耳其現今在歐洲也受着恐嚇。羅馬尼亞的舉動將如何，俄國那個大廢物要幹什麼呢？這一切都擁擠到我的心頭，逼着我下決心去找個結束，一個名譽的結束。將沒有人說：「太早！」

我在這樣思想之中，帶着已成熟的決定，於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很晏的時候，與我的參謀次長相遇。我一看他，就知道是什麼事引他來。自從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以來，我們思想在未變成語言以前，屢次都是不謀而合，今天也是一樣。我們以同樣的自信握着我們最困難的決定。

九月二十九日上午，我們同外交部國家秘書會商。他用很少的幾句話，說明外交狀況：直到如今同敵人和平調停的一切試驗都失敗了，並且沒有希望，以中立各國的介紹，藉會議去與敵方政府當局為一種任何之接近。後來國家秘書又談本國內部狀況：革命站在門前，用迪克推多，或者用

屈服方法去對待，是在我們自擇；議會政府是最好的抵制方法。

這實在是最好的方法嗎？我們知道，我們在現今取了停戰及議和的步驟，應該加了本國以怎樣重大的負擔，這個步驟，在那塊當然要喚起對於正面情勢和我們將來的重大憂慮。在這樣許多希望都被葬到墳墓，在最痛苦的失望與最深刻的激怒混而為一，在每個人都要在國家找個堅固根據的一刹那，難道應該挑唆政治的熱情再朝上沸騰嗎？它們將朝那方面去呢？一定不是朝維持方面，卻是向繼續破壞方面。那般將野草種到我們禾苗裏面的人，要以爲收割的時間到了。我們開始滑下去。

我們相信在自己國內用屈服方法，可以使那不能用武器去壓迫的敵人變和緩些嗎？你們去問我們那般可惜因爲相信敵人的誘惑，自由放下手中武器的兵士敵人的假面具和德國武器同時落下。被眩迷的德國人，並不比他們抵抗到底的戰友，得着絲毫比較有人道的待遇。小事的形像要在大事中，而且在最大的事中重新復演的。

我們也應該慮着，組織新政府還要繼續延遲那我們已經盡量延遲了的議和手續。我們實在

沒有過早地去辦它。難道它應該因為政治重新改組遲延下去嗎？

這是我的憂慮，也同樣是魯登多爾夫將軍的憂慮。

根據我們的會商，我們向皇帝陛下呈上我們對於和平辦法的建議。我應該向大元帥描寫軍事狀況，——它現在的嚴重他不是不明白——做政治辦法的理由。陛下以堅定強固的心情，允可了我們的呈述。

我們自來對於軍隊的憂慮，總是和對於國內的憂慮混合在一起，現在亦然。如果這個不能固守，那那個也要崩潰。這在現在這一刹那，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要表現得多。

我大元帥駕返本國，我於十月一號跟着他去。如果皇上在這幾天需用我時，我可以在他附近。我沒有意思對於政治發生影響。我願意向新成立的政府說明一切，並且按照我的深信盡量回答他們的詢問。我盼望戰勝悲觀主義，重新建立自信心。但是內部的動搖，已經證明很難達到這個目的。我自己當時還堅信，雖然我們兵力減少，但還可以抵抗數月，使敵人不踏到我們祖國的土地。如果這件事成了功，那政治局面也不是沒有希望。關於這自然有兩個前提，即我們東南國境不受恐

嚇及本國內部固立不動。

十月初四到初五的夜裏，我們向北美合衆國大總統請求議和。他在本年正月爲一種「正義和平」規定的基本條件，都由我們接受了。

目前我們自己，還是要辦繼續戰鬥的事。隊伍抵抗力的減少，戰士數量的消逝，敵人反復的突入，逼得我們在西部正面，逐漸繼續退避，縮短戰線。我十月三日向政府當局所說的話都實行了：我們儘量固釘在敵人土地上。運動和作戰仍與八月中旬以來的狀況相同。我們戰鬥力的減少，與敵人攻擊興致的減少，仍適相等。如果敵人相信我們完全崩潰，是錯誤的話，那麼在他方面，我們希望敵人完全疲憊，也是錯誤。所以如果我們不能在國內招募最後的兵力，那戰鬥的最後結果，還是沒有變更。民衆大家起來應募，對於敵人和我們自己軍隊，並不缺少印象。但是如果一種這樣可用的生命力，和志願犧牲的羣衆都還存在呢？總之，我們要把一種這樣生命力送到正面去的試驗是徒然無功。

國內比軍隊疲憊得早。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對於北美合衆國大總統那種強硬的壓迫，不能

施行一種堅強深刻的抵抗。我們政府在希望仁惠與正義中退讓。德國軍事領袖和德國政治領袖的意見不同，已發生的裂痕再不能排除了。我爲要使軍政兩界聯合一致的最後試驗，可於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四日致首相的下列一函看出來：

「大公爵殿下，我不敢隱瞞，我在最近幾次國會演說中，想望有一種爲軍隊利益的致辭，甚是痛苦。

我曾經盼望新政府，聚集全部民族所有的力量爲祖國的防衛服役。這項事沒有實現。反之，除少數例外不計外，只在討論與那恐嚇祖國的敵人調和，但沒有討論與他們作戰的話。這對於軍隊的影響，最先是喪氣，以後是震撼，嚴重的表記要證明這。

爲實行國民的防禦，軍隊不獨需用人，而且還需要爲作戰必需的自信精神，以及爲這高大任務的志氣的振作。

大公爵殿下將同我一樣深信，因爲承認武裝人民的道德異常重要，政府和議會應該把這種精神灌輸到軍隊和人民間，並加以維持。

大公爵殿下爲新政府首領，今特鄭重奉勸，須努力適應這種神聖任務。但是太晏了。政治要求它的犧牲；第一個犧牲於十月二十六日拿去了。

這天晚上，我從首都——我同我參謀次長到那塊向我們大元帥陳述的地方——回到大本營裏。但只是我一個人。陛下批准了魯登多爾夫將軍的辭職呈文，我同樣的請求被拒絕了。

第二天，我又踏進那直到現在共同的公事房。我覺得，我好像是送了一個於我特別忠實死者的殯，回到淒涼的住所一樣。

直到今天，我寫這一段是在一九一九年九月裏，我不曾再見我那四年的忠實助手和顧問。我在我思想中找了他好幾千次，在我充滿感謝的心情裏常是尋着了！

從十月二十六至十一月九日

我大元帥按照我的請求，任命格羅納將軍(Groener)做參謀次長。將軍從前在戰事中任

●後德國國防部長(即陸軍總長)。

職，我很清楚他。我知道，他具有超越的組織天才，對於我們祖國內部狀況有精細的認識。將來的共同工作時間，給了我豐富的證明，說我沒有看錯我這位新同事。

將軍應該辦的任務，都很困難，也都是吃力不討好。那任務需要一種不停的活動，一種完全的自我犧牲，要放棄獻身祖國履行義務名譽以外的任何名譽，放棄他目前同事讚揚以外的任何讚揚。我們大家都認識那期待他的事業的巨大和艱難。

我們的全局開始愈變愈壞。我只要略講幾個重要的地方：

在東方，亞洲土耳其最後的抵抗是崩潰了。摩蘇爾和阿勒頗幾乎都沒有抵抗就陷落到敵人手中去了。美索不達迷亞軍和敘利亞軍都解散了。我們應該放棄革窩爾根，並不是因為在軍事上受逼迫，卻是我們的經濟計劃不能在那裏實行，至少是不是得到利益。我們派去協助防衛君士坦丁堡的隊伍也撤回了。但是敵人不攻擊德刺乾、斯塔木堡 (Sтамбул) ●當時沒有因為冒險的英雄行為和深澈的武力表示而陷落，並非天命。原因我們不知道。據我們看，在事實上，當時並沒有令

人可以了解的軍事上的疑慮；但是或許在協約國方面有政治上頗關重要的躊躇。

此外我們德國尙留在土耳其的援兵，都向君士坦丁堡方面集中。它們辭別那共同防禦的國士，爲那騎士式的，我們在他生死存亡戰事中幫過忙的土耳其人所尊視。現在那塊反對我們的人，都是那般看到他們現在快要發達，藉憎德的表示，向新來的恩愛尋求把握的人。忠實的土耳其人都知道，我們不獨在現今戰亂中，而且在他國家將來的建設中，也是願意幫忙的。

恩佛與他拉阿脫帕夏都從戰場上卸下了他們的職務，爲反對他們的人呪罵，其他無可非難之處。

我們最後的隊伍離開了保加利亞。追跟它們的，也有這樣多銘謝的感覺和忠實的紀念，表現得最爲活潑的，要算從前保軍領袖這時候給我的一封信。我不能不有一種印象，根據我屢次從這位忠實軍官聽到的話語，彷彿覺得他在字行間要說：「如果我在政治上是自由的，那我在軍事上就不得這樣辦了。」這種見解，在他和別處一樣，來得太晚了。

匈奧聯邦的政治和它的武力，都在解散。它不但犧牲自己，而且還犧牲我們的國境。匈牙利起

了革命，憎惡德國人。這能够使人詫異嗎？這種憎惡不是與馬加人的驕傲相連的嗎？在戰爭期中，每逢俄國人敲擊匈牙利邊境的時候，他們的感覺自然不同。一種再四的巨大的敲擊！當德國隊伍擊敗塞爾維亞時，匈牙利人該是怎樣地歡迎他們。怎樣的熱心地給養，甚至奢侈地給養他們。當我們爲奪回七堡到那塊時，該是一種如何的熱烈來迎迓我們！實行感恩的事在人類生活上是很少的，在國際生活上還要少得多。

反之，我們在羅馬尼亞卻多次得到了公開的感謝。那塊的人看到，如果俄國不崩壞，不能讓羅馬尼亞實行一種自由的生活。

如果現在有些德國人指出從前同盟國對於我們的憎惡，並且把這看做我們政治和軍事態度錯誤的一種證明，那他們就沒有看到，在敵方也有從友人口中發出憎惡聲音的事。因爲法國兵曾經在我們面前，向同盟的英國人握拳咒罵，因爲法國的聲音向我們叫道：「今天同英國打你們，明天同你們打英國！」因爲一九一八年三月，一個法國兵指着聖昆丁天主堂的廢墟，向與他同做俘虜的英國戰友喊道：「這是你們弄壞了的！」

我盼望，如果那蒙蔽真理的黑霧消散時，我們和我們從前同盟國當中誤解的話語要逐漸沈默，那黑霧在當時遮住了我們直到現在的戰友眼光，使他們不能自由觀察那共同的名譽戰場，德國人在這戰場上，爲實行他們同盟者計劃和夢想，拚了性命。

從十月底起，到處都表現着崩潰！只是在西線我們還能够阻擋着它。敵人在那塊的突進漸漸軟弱，但是我們的抵抗也漸漸疲憊。德國隊伍的數目愈過愈少，防禦陣地的自由空隙愈過愈大。但願有幾個新鮮的德國師團，能够作些偉大的事。只是徒然的願欲，空洞的希望！我們沈落，因爲本國沈落了。它再不能給我們新鮮的生命，它的力量用完了！

格羅納將軍於十一月一日到前方去。把我們的防禦縮短到安特衛普——馬斯河陣地裏，是我們最迫切的憂慮。這決定是單簡的，但實行卻困難。最寶貴的戰鬪器材還放在這條線上朝敵人那一方，但還有比這些器材更可貴的，是要運回前方野戰病院的八萬傷兵。因爲我們覺得應該感謝我們那班流血的戰友，所以這個決定的實行便延遲了。但是這種現狀不能再持續下去。何況我們的兵力現在太衰弱太疲乏了。加之新鮮的美國羣衆，對於我們感覺靈敏的地方，馬斯河地域，所施

的壓迫太強大了。但是這批羣衆的戰鬥，將來要給合衆國一個教訓，即作戰的手藝不是在幾個月內可以學得好，不明白這種手藝，在嚴重時期要流許多血做代價。

當時德國兵站，還是站在德國戰線一邊，兵站是連絡本國和陣地的神經。雖然這裏和那裏表現着些愁慘的景象，但就大體說，還有一定的主義。可是這是不能長久持續下去的。緊張騰升到了極度，如果在任處何，無論在國內或軍隊裏，有一種動搖，那崩潰就不能避免了。

這是我在十一月初間所得的印象。

我們所恐怖的動搖正在報到。國內騷動甚厲，革命開始了。十一月五日晚，格羅納將軍還跑到首都去，他在那塊預料到必須要發生的事，如果我們在最後幾小時內不親切地合作。他代他皇上說話，並且描寫軍隊失去首領的結果。但是徒然。革命已經在不可停阻的進行中，將軍回到大本營時，只是僥倖逃掉了革命黨的手。這是十一月六日晚上。

現在有一種寒熱，開始震撼全部民族的身體，冷靜的考慮消逝了。人想不到爲全體民族的結果，只是想到貫徹自己的情欲。他們不要再在狂妄的計劃前駐足了。難道除開不能使軍隊繼續生

活的計劃外，還有更狂妄的計劃嗎？難道古今中外，從人類思想和人類憎惡中，還能夠發生一種更重大的罪孽嗎？民族對外是沒有力量的；他們雖然還在掙扎，但是他已在死亡。敵人對於這樣一種民族可以爲所欲爲，以致解釋他那種苛刻條件，比他寫出來的還要苛刻，難道是可詫異的事嗎？敵方宣傳部向我們公佈的一切約言都沈寂了。報仇行爲在赤裸裸的形體中出現：「嗚呼戰敗者！」但這句話不只是源於憎惡，而且也是源於恐怖。

這是十一月九日的情形。戲劇在這一天的沒有閉幕，但是得了一種新色彩。革命正在勝利。我們不要多討論它的原因。它最先殲滅了軍隊的柱石，德國軍官正如一個外國人所說的一樣，它從他頭上扯去了所掙得的桂冠，把殉難的荆棘冠壓在他正流血的額上。這個比喻殊爲確實痛切。但願它能向每個德國人的心坎談說！

新勢力勝利的外表，是各邦王位的傾覆。德國皇室也倒下了。

在皇上和國王尚未決定退位以前，人在祖國就宣佈他退位了。這幾天，這幾小時之內，在黑暗道途上，發生了許多這樣的事，盼望將來脫不了歷史光輝的明照。

也有人想到用我們正面隊伍，到國內去創造秩序。但是許多司令——都是值得十分信任和有極深刻見識的人物——宣言，我們隊伍雖然對於敵人還要看守正面，但是不要把正面移向本國。

我在那幾小時內在我大元帥旁邊。他把班師回國的任務付託與我，當我十一月九日下午離開我皇上以後，我不得再見他了！他走了，爲得節省祖國的新犧牲，爲得給它創造比較順利的議和條件。

在這個最巨大的軍事和政治緊張之中，德國軍隊失掉了他們精神上的依歸。幾十萬忠實軍官和士兵的感覺和思想的根基都因而動搖。最嚴重的內心衝突，正在開始。我相信，如果我在我皇上意旨，我對祖國和軍隊的愛慕以及我義務觀念所指示我的那條道路上，引導前進，可以爲許多好人減輕這種衝突的解決。我還是履行我的職務。

我的解職

我們到了盡頭！

正如西格夫里(Siegfried)被惡意的哈根(Hagen) ● 陰險擲槍一樣，我們疲憊的正面坍塌了；它曾經試驗，從正在乾涸的國內力量的井中，吸飲新的元氣，但是徒然。我們現在的任務，是救出我們軍隊剩餘的力量，為祖國將來建設之用。現在是沒落了。所以只有希望將來。

去上工吧！

我懂得遁世思想，這種思想支配着許多軍官，因為他們所心愛所尊重的一切都崩潰了。那「不要知道世上任何事」——在這個世界上，那被挑唆的情欲，把我們民族真正的價值，弄到認不出來的田地，——的渴望，在人情上是可以明白的，但是——我仍須公開說明我的思想：

●這是泥柏隆根(Nibelungen)中的故事。

從前這樣偉大自豪的德軍戰友們！你們能夠說喪膽嗎？你們想到百餘年前爲我們創造一個內部全新的祖國的那般人物。他們的宗教是信任自己，信任他們事業的神聖。他們創造了新祖國，這祖國並不是奠基於不適於我們的主義拘泥上，卻是建築在各個自由發展的基礎上，惟該基礎須在全體民族福利範圍以內，且須對全體負責。如果德國將來還能夠行動。大約仍須走這條路。

我深信，這一次也要同那些時候一樣，那與我們偉大豐富的歷史的聯絡，要被保存着，或許有些地方被破滅了，但仍要建立起來。舊德國的精神，雖然在痛苦與煩惱的火爐中，受過了最厲害的精煉，但是仍要發展起來。我們敵人認得這種精神的力量；他們在平時活動中羨慕它，憎惡它，他們在這次大戰的戰場上驚訝它，怕它。他們用空泛的「組織」兩個字，使他們人民明白我們的能力。至於創造這個軀殼，在這軀殼中生活並工作的精神，他們卻不向人民說。但是我們要用這種精神，在這種精神之內勇敢地再謀恢復。

德國是人類文明和文化中含有這樣許多無盡價值事物的收容中心和放射中心，只要它相信它在世界史上所負的偉大使命，是不致於滅亡的。我堅信我們祖國優秀份子的深刻與堅強的

思想，能够把新理想銘在昔時珍貴的寶物裏，鑄成有持續價值的東西，來救我們的祖國。

我帶着這種巖石一般堅固的確信，離開世界大戰的血場。我看見了我們祖國的英雄戰鬥，絕不相信這是它臨死的掙扎。

有人問我，在大戰最嚴重時期中，我究竟有什麼根據，希望我們得到最後的勝利。我只能指着
我對於我們事業正義的信仰，我對於祖國和軍隊的依賴。

我經過了這次數年戰鬥和戰後的嚴重時期，我所有的思想和感覺，只有用一八一一年，我們被奴隸的祖國在政治和軍事最大困難的時期間，赫爾曼·馮·柏伊恩 (Herrmann V. Boyen) 總司令，後為普魯士陸軍總長，寫給他國王的話拿來做說明，最為適當，該函道：

「我絕沒有忽視我們局勢的非常危險，但是只准我們選擇屈服與名譽兩件事的時候，宗教給我的力量，去做那正義與義務所要求的一切。

人類絕不能一定預先看到一件開始的企圖的結果，但是那照着最高確信盡他本分的人，周身負着一個盾牌，那盾牌在無論如何的生活情形中給他的安慰，甚至屢次引他到一條幸福的出

路上。

這不是興奮時妄想的話語，卻是一種宗教感覺的表示。我感謝教育我的人給了我這種感覺，他們早已教我愛國王和祖國，當做世界上最神聖的事物。」

現在有一種狂野的政治情欲和好聽的成語的海嘯，把我們從前的國家觀念捲沒下去，眼看着一切神聖的遺傳都殲滅了。但是這種洪潮將來仍是要消退的。以後我們祖先的希望所曾握着的，大約五十年前，藉我們的力量把祖國將來深信地建築在它上面的那塊盤石——德國皇室，將要從民族生命永遠運動的海裏重新出現！如果將來這種民族思想，民族知覺復活了，那我們從大戰中——除開我們民族，只要我們民族總是忠實以外，再沒有民族能用更有根據的矜誇和更純潔的良心，回顧這次戰爭的了——以及現在痛苦嚴重時期中，在道德上最有價值的果實就要成熟了。那一切相信德國偉大而戰死了的人，血液都不算是白流的了。

我在這種確信之中，從手裏把筆放下，堅定地依賴你——德國少年！

一九三二，四，一九，上午十一時譯完。

德總統與登堡的日常生活

魏以新譯

Ministerialdirektor Dr. von Hagenow 著

德國總統 (Der Reichspräsident 亦譯聯邦總統) 是全德國的元首，由德國全體人民選定，任期七年，賦有巨大權力。德國總統與法蘭西共和國總統——由上下院選舉出來的——相反，有比較自由的地位，但是也不像美利堅合衆國大總統那樣自由，行使職權幾乎不受國會的限制。在德國總統和國會之間，有一個聯接體即政府 (Die Reichsregierung 亦譯聯邦政府)，所以總統不得不注意國會中多數的意見。這在任命國務總理和國務部長 (Reichskanzler und Reichsminister 亦譯聯邦總理和聯邦部長) 的時候尤其重要，因為他們行使職權，須得國會的信任。

總統實行國際法和國法上的職權。他在國際法的意義上是國家元首，他代表德國對待外國。

以國的名義與外國聯盟並訂立他種條約。他承認並接見外國代表，如大使和公使。

在內政方面，總統有很大的權力。他任免國務總理，並由國務總理的提案任免國務部長。但是這種權力也很受議院政體的限制。總統任免文武官員，由他簽字完成根據憲法製定的法律，並由他在國家法律公報上公佈。他可以解散國會，同時也可提前召集國會。他得以參與國務會議，有表決權，並可要求國務總理和部長，做政府事務進行的報告。他在某種情形下得令人民票決某種法律草案。他統帥全國海陸軍。假若德國國內公共的治安和秩序，有受侵害和危險的時候，他得宣佈戒嚴令，假若德國聯邦中，有對國家不盡他應有義務的時候，他得派兵去強制。他對全國有赦宥權，不過以關於全國法院判決的為限，他在某種範圍內，可以發佈命令，各邦若有衝突，他執行全國法院的判決。

德國總統的一切處置，須經國務總理或所屬國務部長的副署，方纔發生效力；但總統對於國務進行，還是有非常大的影響。

德國總統根據賦予他的任務，在日常工作中，有兩個問題最引起他的注意：即外交進行和國

內狀況

現任德國總統興登堡的府邸，在柏林威廉街七十三號。大門前站着兩個國防兵士，即總統的儀仗衛兵。那座房子有兩個側翼，是十八世紀中仿法國貴族邸式建造的，幾百年來換了許多主人。一九一九年為國家所得，規定為總統的住所。

一進總統府的大前廳，就可以看見左邊一張小棹子上，放着一冊大而厚的書，無數的德國和外國晉謁者都在那書裏面簽名。前廳右邊有座樓梯通到第一層樓的接見室。大禮堂也在這裏，高而且廣，為巴洛克式（Barock，為十七世紀中的美術體），至新古典式的過渡式樣。天花板是用波德（Bode）的繪畫裝飾的。

樓下的房間是興登堡自己工作的地方；經過前廳後面的走廊房，到曬臺上和優美的園裏，走廊房的左邊有一間前房，晉謁興登堡的人，都在那裏等候傳見。隔壁就是興登堡的工作室。

工作室裏排着沈重深暗的器具，後面靠牆有一個書櫃。在窗戶那一邊放着一張大寫字檯，附

近有西庇阿阿夫立揆拉 (Scipio Africanus) 按西庇阿爲羅馬大將，曾戰敗漢尼拔於非洲，故得阿夫立揆拉之綽號) 的半身像。牆上掛着各種圖畫。最近的是第一聯邦首相俾士麥的頭像，戴着寬邊大帽，次是蒲留歇 (Blücher) 爲滑鐵盧一役戰勝拿破崙之普魯士大將的像，次爲名畫斯威林之戰死 (Schwerins Soldatentod) 斯威林爲七年戰爭時代之普魯士元帥，於一七五八年戰死於布拉格 (Prag)，復次爲佛里慈偉爾內爾 (Fritz Werner) 畫的德騷團和貝魯特團中間擺攤的女人 (Marketenderin Zwischen den Regimentern Dessau und Barreuth)，最後爲格拉維洛之馬隊攻擊 (Todesritt von Gravelotte) 格拉維洛爲法國地名，一八七〇年八月十八日，德軍用馬隊圍攻，擊斃法國在該處軍隊之半)。

若進興登堡的工作室，向大寫字檯上一望，便看見一個質樸的木框裏嵌着一張紙。在這張紙上，用大拉丁字母寫着祈禱和工作 (Ora et labora)，這張紙是興登堡的父親留給他的，是他從漢諾威 (Hannover) 家裏帶來的少數文件之一。這句「祈禱和工作」的格言，也表示了那忠實信賴上帝履行職務的明白宣言，他就照此做他的工作。

現在說奧登堡日常工作的自身。他大清早就起來。他是個愛好自然的朋友，若是天氣好，他總是八點鐘的時候，在總統府後面大園子裏，作長時間的早晨散步。有時也參加他孫子們小孩遊戲。落雨的天氣，他坐在他園子的走廊上，享受早晨的新鮮空氣。以後他進到他工作室裏，到寫字檯邊，做他固有的日常工作。

這時候公事房裏把收入的文件分類排列，而把最重要的送給國家祕書邁斯內博士（Dr. Meissner）。邁博士好幾年以來就管理總統的公事房。他每天在鐘打十下的時候，到奧登堡那裏，第一次向他陳述內政和外交的情形，內閣會議，閣員談論，最重要的文件，並請奧登堡關於最重要問題的裁奪。在呈給奧登堡的文件中，有德國住外公使關於外交重要事件的報告。奧登堡對於這種報告，總是加以仔細的研究。譬如在巴黎的大使報告與法國某部長的談話，羅馬大使報告意大利的進展，日內瓦來的報告，說國際聯盟談判的進行程度。除外交問題外，奧登堡也叫他把正引起德國報紙注意的內政問題講給他聽。此外又詳細討論財政的，社會政策的和普通的內政問題。遇着重要人物的生日，就商酌發賀電。假若死了在社會上有地位的人，或發生了有關公共的較大的

不幸事件，就討論致唁電的問題。

在國家祕書邁斯內呈給興登堡的文件當中，有國會議決的法律，要國家總統公佈施行的，還有各會社機關的呈文，個人的稟帖，以及請求興登堡當乾爹的請願書。（譯者按：德國有人得第十二個或第七個孩子的時候，常請興登堡做乾爹。）有時還有些奇怪的呈文，現在也略為提一提。譬如美國的一個女孩，問他是否能做興登堡的婢女。一個基爾（Kiel）的男孩，寫信問他怎樣纔能做大元帥。一個十三歲的女孩，寫信給興登堡道：『我希望您永久做總統，勇敢而健康』。一個巴燕（Bayern）的農人，問興登堡可不可以去拜訪他一次，又有遠在外國的一個德國學校的第二班全體學生，問興登堡可否把他的照片寄一張去，掛在課堂裏。

接着國家祕書邁斯內博士的範圍廣大的陳述之後，就是政府新聞部主任撒悉林博士（Dr. Zechlin）的陳述。他根據各黨派的報告，向興登堡陳述內外事件的進展，並向他報告外國報紙的論調。因為這樣，興登堡得到一個全德報紙態度的梗概，一個社會意見潮流的形象。

在這兩個陳述之後，就開始日常的接見。譬如國務總理或某某國務部長來，說明政府對於某

項最重要問題的態度，或報告某項重要問題。譬如接見有所希望的委員會，他們向興登堡述說他們的憂慮和痛苦。

有些日子興登堡在正午十二點鐘，接受一個新到的外國大使或公使的國書。爲了這，舉行一個莊嚴而朴素的接見。外國代表汽車進來的時候，兩個衛兵舉槍致敬，假若是一個大使，就派一個儀仗隊表示敬禮。大使或公使到總統府門口的時候，有一個外交部的代表招待，引到接見廳裏，興登堡在那裏等着，周圍是外交部長，國家祕書邁斯內和外國代表。外國代表說幾句祝詞，把國書呈遞到興登堡手裏，興登堡說幾句話祝福外國代表。這公使的接見完畢之後，興登堡還同外交官談一次兩國間互相關係的話。

假若有重要問題討論，必須興登堡出席，有時在上午或下午，由興登堡主席，開一個國務會議。若是內閣發生了危機，要組織一個新政府，那就是興登堡困難工作的日子來了。因爲招呼組織新政府是興登堡的責任，在這時候要同國會的各政黨領袖作長久的談話，以使得到政局的一個透澈形像，作爲根據去決定。這種接洽是必須的，因爲國務部長行使他的職權，須得國會的信任。德

國政黨情形殊爲複雜，要使組織政府的談判有一個好的結果，不是容易的事。

午飯——照着興登堡的全部立場預備得很簡單——的時候，興登堡多邀國內外的領袖人物共餐，以便在交際集會中討論某種問題。在此尙應提及的是，興登堡每年有許多次的大規模地請客，夏季天氣好的日子在園裏，冬季在接見室裏。

下午興登堡大半接見個人或小團體，再辦完一些不可延遲的事件和收到的電報。傍晚若是他沒別的事的時候，還在園裏散一次步。晚間還照例聽一次國家祕書邁斯內博士的陳述。七點半鐘他照例晚餐。晚間也多談公事，閱公文，或作社會交際。此外，興登堡喜歡把晚上的時間獻給他的家庭，屢有別的親戚族人來拜訪，在他家裏住。大家都曉得，興登堡是同他的兒子——少校鄂士卡興登堡（Oskar Hindenburg）——和他的媳婦住在一塊。他兒子做他自己的副官，幫助他的父親，媳婦管理總統的家事（按興登堡之夫人業已逝世），非常用心地實行她分內接待來賓的義務。

興登堡大約十一點鐘的時候即睡覺，因爲在日間很負責任的做了許多點鐘的沈重工作，自

然必須及早休息了。

奧登堡當就總統職的時候，在國會裏向衆行宣誓禮，他說他要竭他的力量謀德國民衆的幸福，增加人民的利益，免除人民的弊害，保護國家的制度與法律，忠實地盡他的責任，待每人以正義。奧登堡忠於這個誓言，去做他的工作，爲全體德國人民的幸福，爲國家犧牲自己，盡忠職務。他在工作的時候，遇着決定什麼事件，只有這一種『保持德國統一及和平』的思想，在他最爲重要。

奧登堡的人格，便是這種德國和睦一致思想的一個象徵。

